

軍事叢刊第二種

未來世界大ツヾ之想像

國防部史政司編譯

美國 恩格爾合著  
畢勒  
丁伯恆 譯

未來世界大戰之想像

國防部史政局編譯

# 未來世界大戰之想像

## 目錄

吳序

- 第一章 報告人民
- 第二章 戰爭的爆發
- 第三章 亞洲戰役
- 第四章 全民戰爭
- 第五章 對抗原子彈兵器
- 第六章 第一個冬季一九五〇——五一年
- 第七章 北極之戰
- 第八章 試管戰爭之開始
- 第九章 以牙還牙
- 第十章 本國戰場報告
- 第十一章 殖民地時代之結束

未來世界大戰之想像目錄

未來世界大戰之想像目錄

第十二章

恐怖之潘多拉箱

結 言



# 吳序

此爲一假想之美蘇戰爭小說，美國名記者恩格爾(Leonard Engel)畢勒(E. A. Piller)二氏合作。作者鑒於目下美蘇之對立，雙方冷戰進行之激烈，遂抒其豐富之經驗與想像力，草成是書，盡量揭發戰爭之慘酷可怕，希望警惕世人，藉以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之浩劫，作者之中心主題，即爲和平與非戰。

此一假想戰爭，開始於一九五〇年五月十四日，最初美國希望以原子彈之閃擊燬滅蘇聯，迅速結束第三次世界大戰。不意蘇聯頑強抵抗，戰事拖延至五年之久，舉世支離破碎，人民困苦不堪，而戰事結束尚遙遙無期。至一九五五年，美國統帥部始以戰爭經過實情，向飽受戰禍之美國人民宣佈，並擬訂其後五年之作戰計劃，要求國民加倍努力，爭取勝利。

全書計分十二章，其描述之範圍，時間包括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五年，空間貫歐亞美非四洲。戰爭經過空前慘烈，死傷之多，亘古未有；而科學武器之層出不窮，殺傷威力之猛烈可怖，創行戰法之新穎，更屬前所未聞。作者於此加意渲染，雖曰出自想像，然在科學世紀之今日，實無人敢斷其不於未來戰爭中一一實現。

吾人披閱是書，除感染酷烈之戰爭氣氛外，並有一痛切之體認，即未來戰爭之主要特色，一爲科學，一爲組織。

近世以來，科學幾乎決定一切。科學使工業改觀，使政治經濟改觀，使戰爭改觀，使空間時間改觀。最近二百年來之人類歷史，因科學之突飛猛進而加速進展，尤以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原子彈之出現，不啻展開第二次工業革命。原子科學之研究，實際早萌芽於十九世紀末期，湯姆遜（Thomson）波爾（Bohr）莫萊（Morley）斯特拉斯曼（Strassmann）愛因斯坦（Einstein）等科學家，曾先後以其畢生精力，從事理論或實驗室工作，發掘宇宙之祕密。十餘年前，各國大學已競以電壓數千萬伏特之原子擊破機（Cyclotron），從事擊破原子之工作，並對電子與輻射能作深切研究。由於此種集體之科學努力，始產生今日驚奇之成果，克奏戰勝虜功。自二次大戰以來，各國對原子能之研究競爭，益復猛進不已。最近美國總統政策委員會發出警告，定一九五三年一月一日為A———日（A—Day），屆時世界主要各國，均可大量生產原子武器。本書雖估計美蘇大戰之爆發期為一九五〇年，與前述時間稍有先後，要之大戰爆發，雙方必將以原子彈或其他更新穎之科學武器實施決定性之閃擊。另如書中言及美蘇競相使用之超聲速飛機，長程火箭，放射性塵粒，殺害農作物之病菌，傳染人畜之疫苗，及其他特殊科學武器，凡此種種，已微露端倪，或已實際出現，決非言之無據，信口開河。吾人深信未來戰爭中，陸海空軍之攻防戰雖仍佔相當位置，但戰爭之重心則已不寄於今日形態之軍隊，而寄於全國之科學與工業力，一切將唯科學之馬首是瞻。

其次以言組織。近世文明之兩大基調，科學之外，厥為組織。科學所以發掘物力，組織則所以達成各種力之合理的運用。組織初非單對人員而言，而係統攝萬彙之人、事、時、地

、物五大綱目之和諧合理的配合與運用。宇宙中之任何事物，任何力量，非經組織則無以致用。戰爭爲綜合諸力之決鬥，組織與效率當更見切要。本書描寫美蘇於作戰數年後，雙方工業農業無一不備受摧殘，生活情況之狼狽與失調，無不達於極點，然雙方能繼續支持戰爭，國內各部門仍繼續運行不輟，揆厥原因，實卽組織之功。復如雙方對科學武器之運用，一方有所發明，他方立即有以制禦，循環相爭，如響斯應，其所以能如此者，亦仍爲組織與計劃下科學動員之結果。本書所描繪之美蘇大戰，實乃組織力最高發展之典型，爲絕對之總體與全民戰，其動員之情況與實施過程中如何解決困難，足爲吾人最珍貴之借鑑。

本書之正面主題，原爲和平與非戰。吾國夙以酷愛和平著稱於世，千百年來積習浸潤，國人對戰爭甯已失之過於冷漠，作者和平之婆心與苦口於吾人初未必有所助益。然我國昔賢亦言：「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無備」。方今世界既未臻於大同，則戰爭之到來仍難避免，吾人不好戰亦不應忘戰。讀者試以此種心情繙閱是書，懷知未來大戰之酷烈可怖，探求其發展動向而爲未雨綢繆之計，於科學與組織二者多所用力，則庶乎其有所獲。本局介紹是書之用意，蓋卽在此。

原書譯事由余督丁君伯恆主之，譯後復詳爲審校一過。唯此書爲一超時代之著作，其中新創之科學名詞甚多，譯文或難悉當，幸海內賢達指正之！是爲序。

民國卅七年一月古閩吳 石識於國防部史政局

吳  
序

## 第一章 報告人民

今天——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四日，是美蘇開戰五週年紀念。這次戰爭我們稱它爲世界大戰，凡是身歷此次戰爭的，都知道它是一切戰爭中最偉大的，其結束尚遙遙無期。人們久已侈談「最後之戰」，此或者就是最後之戰，也就是人類的末日。

因爲一般人原以爲這次戰爭，將是歷史上最短暫的戰爭，今竟拖延了五年之久，而死傷之慘，破壞之烈，且逐年加甚。

這可怕的戰禍，美國已無人得以避免，死者計三千五百萬人，或被原子彈炸死，或被輻射能燒斃，或被人爲的疾疫毀滅。傷病的尤多，所有人民均陷於飢餓。

我們城市被毀的爲數過多，要把地名盡列出來，殊不可能。僅存空殼已成廢墟之城市，計在一百以上，其中房屋被炸粉碎，昔日高聳雲表睥睨一切之摩天樓，今多已土崩瓦解，僅有鋼骨空架。大城市街道，充塞瓦礫，無數破爛和毀壞的汽車，趙臥道旁，軍用電話，爲唯一可靠的交通工具。許多大城市之電氣與煤氣，僅通少數區域，卽在此等區域，亦時常中斷。用以傳導有輻射能毒物的，就是這種電氣和煤氣。

然美國人過去固未畏縮，現在亦不沮喪。我們毅然決然一往直前，準備完成歷史所賦予的使命。

政府在本日——這是歷史上最莊嚴的一天，深信永遠不會忘記——宣佈了更遠大之作戰計劃，它包括國內每個人的活動。你從這裏面將知應盡的職責，就是在將來數星期內個人如何担負國民兵義務。

爲履行該計劃所賦的任務，人民對作戰情形以完全明瞭爲要，政府要人民認識我們在過去五年中，如何支持戰爭，如何應付戰爭；現在如何接近勝利；我們的軍事與經濟狀態較之蘇聯，又如何的優越。

這個報告就是爲此種理由而作的。

六星期前我奉陸軍部長之召，到他辦公的地方，其辦公棹上置有厚書一冊，那時我恰好坐在該棹前面，他指着此書說：「克萊先生：你看過這本書沒有？它是世界歷史上最緊要秘密文件之一。這書是上星期參謀部作戰廳交我的計劃要略。該廳從事此項計劃幾及一年，他們依戰爭現勢，擬定五年勝利計劃。這是一種根本作戰方針，與此次及任何戰爭過去所用的一切戰略迥異，我想你是知道的，用不着我來告訴你。」

我答：『的確，但仍不十分清楚……』

部長插言：『約在年半以前總統和聯合參謀部各主管對於我們今日所處境遇，早已料及，故組織一特別機構，擬訂新的作戰計劃，除對美國人民之報告書外，每一項目均經詳細規劃。我以爲人民在獲聆報告之前，應知該計劃爲何而作，其採用如何迫切。他們必須明瞭民族生存，國家前途和每個美國人之生命，或者世界之將來，均有賴此項計劃之有效完成。』

『我們一向認定這次戰爭是總體戰，大家應該努力；但此新計劃所要求的，尤為嚴格，它使國民生活每項細節，均與戰爭配合，俱為戰爭而努力。這是每個美國軍人的訓令，且自公佈之日起，美國男女及孩童，均將成為軍人。作戰至今，我們仍安渡平民生活，不過須受軍事監督罷了。自今以後，便沒有平民了。』

『此項作戰計劃，以五年為期，屆時或不及五年即可致勝；但亦或許需要更長時間。設使五年不夠，以後當擬訂另一五年計劃。』

『我所以請你來就是爲了這事，因爲這計劃對平民和軍人都有關係，人民必須了解並準備，所以要你來做一報告，我希望你能夠給每個美國人加以超級灌注的工作。』

『我們的交通狀況你是知道，國內許多區域，有時與其他區域隔離至一星期或一星期以上，要使若干區域經常知道其他各處事件之發展，殊不可能。』

『我們要求將此計劃中之平民部份，作成一種能包括目前全部戰爭寫實的報告來公佈，凡是識字的國民均可閱讀，並擇要交各電台廣播。』

『有幾種原因我們感覺此項報告頗爲需要：1.可幫助提高士氣；2.可對全國表示本部要全體人民知道自開戰以來一切戰爭狀態——不特知道國內各地平民之動態，且知道我國陸海空軍之勝敗；3.可表示我們雖受敵人打擊，但仍有爭取勝利的工具和決心。』

『報告應坦白，對任何不愉快的事，應直言不諱；即使需要批評的地方，也要真實精確，我們的挫敗和勝利，都要報告。』

我說：『部長的意思，是不要一種宣傳的文字？』

他笑了一笑，『對呀，我所要的乃極好的新聞報導，你可依照己意，妥為撰述。我如果要普通公文，自當交戰報發佈組辦理；但我所要的是一種精確可讀，恰像你在雜誌上連續發表的文章。』

我說：『我知道了。但報紙怎樣？它們是否需要此項材料？大多數報紙不致要求由自己的人員撰述嗎？』

部長說：『關於此事決定作成一種政府公報發表，以省人力物力；若交給目下刊行之報紙，則當複製，並格外多費紙張，在物資缺乏的今日，不能讓報紙增加篇幅。報告不要零零碎碎，必須一次可以迅速閱完。』

我說：『是。我在那裏工作？』

『就在本部，戰報發佈組的摩菲將幫助你。我們要專闢一室給你辦公用，並極力保持電話聯絡。你自己若蒐集有所需的資料，也可採用。希望大部份報告能依你自己的意志撰擬，這是所以選定你担任此項工作的理由之一。你對此次戰爭見聞之廣，不亞於任何人，因此大部份可由你自己的經驗撰成。』

『你可把這報告書視作羅斯福所謂之「爐邊談話」——不過文字太長，不能由廣播發表罷了。這個報告書是把本國現在實際情形及將來真正展望，告訴人民。』

『凡是能報告的事件，均希望人民認識並澈底明瞭它的意義；對於目下為何必須磨勵以



須，也要知道。我們要緬因之男女，明瞭新墨西哥人民情形；而新墨西哥對於亞拉斯加及明尼蘇達人民和我們在本部如何應付戰爭情形，也要能夠明瞭。」

部長起身和我握手。『克萊先生，你所担任的工作，有重大的責任，同時，特別告訴你，總統以最關切的心情，等待此報告書，最初的一萬或一萬五千字一經撰就，他就要索閱。我相信以你的豐富知識，一定可以勝任愉快。』

這是部長的面諭。下面是我的報告。

## 第二章 戰爭的爆發

我對於一九五〇年五月十四日記得很清楚，戰爭在這個恐怖的日期，終至降臨。自十三日下午起，我在紐約北美廣播公司播音樓之新聞室和播音器之間，像穿梭般的不斷往返，那時黑海發生空戰的報告，已經傳到，世界結果陷入了戰爭的深淵！

麥阿克朗上校之航空隊，在黑海上空巡邏之際，遇蘇聯飛機一隊，彼此互相射擊，立即發生激戰。

我曾見麥氏正式的報告，其中顯然說是蘇機先行射擊。蘇聯對於此說，自然加以否認。他們力言美機先行射擊。就歷史來說，這是無關重要的。蘇方所說的，自然不足置信；即使真確，然美蘇在四星期之前，既已絕交，後復一再發生嚴重糾紛，致使黑海衝突，不可避免，由是戰爭遂無法挽救。

我們在去年冬間戰爭尚未爆發之前，差不多都信美蘇不致衝突；就是到了聯合國安理會認定華府與莫斯科之間，對原子武器及裁軍或任何足使彼此意見分歧之緊急問題，無協議之可能，決定延期至有利時期，再行集議的時候，我們仍抱這種希望，因為深信凡是新兵器知識能行絕大破壞的，可以限制雙方，不敢輕啓戰端。

即在我報告蘇聯軍隊集中伊朗北部，英美軍隊集中土耳其和中東，以相對抗之際，我個人尚抱樂觀；但以後時局日見動盪，不幸事件亦一再發生。

英美與蘇聯軍隊一經對立，許多不幸事件，便開始發生。我軍所佔的地區和上空，屢被蘇聯陸空軍侵犯；迨至四月，此種侵犯行為，無日不有，我方再難容忍；蘇聯同時亦斥我方有同樣侵犯。

華府與莫斯科間往返通牒的措詞，日漸激烈，精巧之外交詞令，已放棄不用。這種精巧詞令，外交家非至最後一刻，是不致放棄的。

四月間我方與蘇聯在數小時之內，均宣佈如再侵犯，當以武力抵抗；我陸空軍和蘇聯一樣，也都奉到還擊的命令。

到了五月二日，復發生B-50轟炸機事件。我記得清楚，那時適在北美廣播公司。由安哥拉發來一報告，說自土耳其之美國空軍基地起飛之B-50號機兩架，已告失蹤。數小時後，莫斯科宣佈該二機發現於巴庫油田上空（在蘇聯境距邊界僅數分鐘航程），並經擊落。

我們當然要求立即道歉和賠償。就我方報告證明，該二機並未越過蘇聯邊界，因它們確已奉令嚴禁飛越蘇境。無論如何，蘇聯不先警告，即予擊落，便是敵對行動。

莫斯科除承認收到我國通牒外，並無答覆。事態曾經幾日安靜，我想危機或已消滅，並屢屢將此意見於每日新聞廣播時，報告聽眾。

然十三日下午黑海空戰，已打破任何對蘇聯衝突得以避免或延緩的希望。我們捨提出最後通牒限二十四小時答覆外，無其他辦法。這個通牒警告蘇聯，除非承認：第一，賠償我方此次及以前歷次不幸事件之損失；第二，其航空機不得越過黑海蘇聯海岸線，否則即當宣戰。

我們對黑海衝突的次日那個重大日期，至今還記得請楚。我們如何的期待蘇聯答覆；迨並無答覆之後，國會如何宣佈美國與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已處於戰爭狀態，議員中投反對票者僅四人；如何發動民防組織，並嚴格實施配給制度和燈火管制；空軍如何開始報復，並於大規模空襲時，使用原子彈猛炸蘇聯；數小時後，大不列顛及其自治領如何的參加我們，他們與蘇聯所締的攻守同盟協約，在一年以前，已經廢除。

暫時的順利發展，來得如此迅速，殊令人興奮，覺得真可以希望瞬獲勝利，早致和平。有若干報紙，公然說勝利已是一種既成事實。

我在那一天幾乎二十四小時始終未離開播音器。我記得來自全世界——英國，德國，澳洲，意大利，土耳其，巴力斯坦，日本，高麗和亞拉斯加——我們基地的那些冗長報告說，飛機出發以原子彈轟炸蘇聯一四三個城市——蘇聯在歐洲烏拉爾南部及西北利亞東部各大城市或工業中心——直至任務完成始返。

第一個報告來自土耳其之第十八航空隊。該隊於宣戰之數分鐘內，曾擊中巴庫油田，原子彈摧毀了總油管。此種原子彈較投於日本的威力還大，幾百個油井遭破壞。隨後各批飛機，復投以特別劇烈之燃燒彈，直至此產油之巴庫地方，發生大火始已。這個城市於襲擊後，烟霧彌天，已毀為廢墟。

B-50號轟炸機一隊及B-29號舊式轟炸機數架，自高麗出發，以原子彈猛炸蘇聯太平洋海軍根據地之海參威，把這個海港口破壞，並於主要水道內擊沉船舶三艘，因此這海港口

已局部的被阻塞。

此後捷訊紛至沓來，應接不暇，大概都是報告最初攻擊蘇聯所得勝利。蘇聯對於列寧格勒、基輔、敖得薩、卡爾科夫、羅斯托夫等工業中心地區，在一九三九——四三年的戰爭所受創傷，尙未恢復，今又被原子彈百萬度的爆炸熱力，化爲灰燼。

在黑海方面，我們的轟炸機將造船中心區之尼科來夫斯克完全破壞，並在那裏覓得那隻一部份已經完成的戰艦，使之顛覆。這隻戰艦是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開始建造的，並一度被德國破壞。據報莫斯科方面，克姆林宮及蘇聯政府主要行政機關，不是遭受破壞，即被夷爲平地。新斯太林格勒，馬格尼托哥爾斯克（蘇聯的匹茲堡 *Pittsburgh*），古比雪夫，斯弗得魯夫斯克及伯力（蘇聯西伯利亞司令部所在地），均被猛炸。

其他飛機，則將控制蘇聯通至歐洲、高麗南部及中國之鐵路公路交叉點破壞。

我空軍最初襲擊之戰果頗著，但己方亦不無損失。往往蘇聯目標被炸之損失尙未判明，而我方損失則已報告明確。蘇空軍人員作戰，殊爲狂熱，故在最初攻擊中，我轟炸機損失，幾達三百架。

但此並無關重要，傷亡是有效攻擊的代價，是戰爭本分應有的；重要的是任憑我們轟炸（包括蘇聯各鐵路公路交叉點），任憑我們用配有特種火箭的飛機攻擊其交通線，紅軍均能橫越歐洲，並自西北利亞南部進入滿洲和中國。

我們的參謀部預料蘇聯多少要有抵抗，故擬將蘇聯周圍各地區加以佔領；但不信蘇聯受

我們最初打擊之後，能迅即恢復，因此對紅軍的進攻力量，亦未料及，結果致使我們在德奧和高麗的佔領軍，遭受挫敗。

我於開戰的第六日飛往德國，到達法蘭克福的時候，恰趕上看那慘痛開始的景象。

我由空軍港驅車入城時，有許多慕尼黑黑我們守軍的殘部，在我面前經過，我所能截住的，第一輛車，是一部吉普車，車上擁着半打疲敗官兵。

我問：『怎麼樣？』

一個班長首先答話：『那火箭砲極利害，我在最初十分鐘，便與排失却連絡，自此以後，我單獨作戰。』

我問他的名字，知道他是塔爾薩人名畢次生。我轉詢一位連長，他疲乏得幾乎眼色無光，他有幾秒鐘沒有答話，以後纔慢吞吞的說：

『比那班長所說的更壞。我是由鐵路路線場來的，那裏已被蘇軍佔領，整個路線場恰成了一堆瓦礫。同逃出的約有十人，我想我乃其中的一個。』

慕尼黑守軍曾經英勇地想固守此鐵路交叉地點，使英美在奧國的部隊，得以逃入德國西部；但紅軍進攻的壓力過大，在四日之內，即將此等部隊擊潰，至第五日，慕尼黑本身亦遭蹂躪。

然在那時，我們在德國的指揮官麥克曼將軍還告訴我們，他指揮下的英美軍，兵力甚雄厚，相信可以久守，一若麥克阿瑟之守巴丹，待時機到來，再由北海某一口岸作有秩序撤退。

那時麥將軍未料到蘇軍會由北海沿海地帶迅速進攻，亦未能預知會有另一種意外的非軍事變化，我們的部隊不能退入法國；因半年前我們曾支持戴高樂將軍政變，他後來失敗了，故法國邊境不許我們進入。

因此到了紅軍佔領布勒門和漢堡的時候，即將我們北海的退路截斷，致麥克曼將軍的部隊無路可逃。他爲了想保持他的陣地到最後一刻，所以採取一種非常的步驟，這確是一種無可如何的舉動；但美軍所處境遇，已是絕望的了。

麥將軍向德國人民發出一種呼籲，請「協助西方文明的維護者，抵抗你的世仇蘇聯布爾什維克主義。」

布告發出的那一天，我在法蘭克福近郊和乞斯特之華爾本大廈司令部，我徵詢已故的羅遜上校對此呼籲之意見。他是一九四五——四七年我們駐德的高級軍官之一。他坦白的說：『這個對於我們遭受重大壓迫的兵士，或不爲無益；但可能惹起全歐人民意外的憤恨，因爲這些年來歐洲對德國的懷恨，並未銷除。』

今日我們知道羅遜上校的意見是如何的正確。我們聯合德人的企圖，得到極迅速不幸的反響。歐洲人最不贊成的事，無過於德國重整軍備。蘇聯宣傳人員極力利用這種心理，指責美國，紅軍則利用它募集了一個全歐軍，以保護歐洲，並防德國法西斯主義之復活。此項國際軍由法國指揮，以後代紅軍做了很多佔領工作。

再談我們在德國的慘敗。到了第四星期，我們軍隊被圍於一度曾被英美軍佔領的地帶之

中心。巴威、符騰堡和北海岸都落在蘇軍手，然後紅軍遂向法蘭克福進攻。

是時我適在那裏，一九四四年德國人所說的蘇聯火箭和砲彈的颶風射擊，其意義我現在方明瞭。這種射擊確是不可想像的。

在一九四四年蘇聯火箭和砲彈的信管裝置，不若我們的精密。我們運用一種巧妙的無線電設計，以爆發火箭和砲彈，具有最大殺傷效力。若以砲彈對砲彈而論，蘇聯的彈幕，不若我們的利害；但在法蘭克福，蘇砲兵以絕大的發射彈數，克復了這個弱點。

在紅軍步兵進攻以前的二十四小時內，我幾乎沒有一分鐘不感覺震動和聽到砲彈的怒吼，直接在我頭上一排房屋內爆炸，司令部避難室中的我們，如果不是在該城極西的邊沿，或將死在爆炸的彈雨之下。在蘇軍後續部隊前進之先，射擊稍停，我們於此時到達北部林蔭道上。

我于三日後與國際新聞社巴塞特君自濟森基地乘赫爾特納少將的飛機，離開德國。赫爾特納將軍是我們駐歐的情報主任，他認為他的幕僚極為寶貴，無再冒險駐留德國戰區必要，他令我們坐飛機離開。

我們在德境的挫敗，在我走的當時，尙未休止；但結果如何，不難預知，即把我們部隊截為兩段，在曼亥談南部裝形陣地之三一〇〇〇人投降，北部裝形陣地的英美部隊，則遭殲滅，至於越比境逃至英國海峽者，為數極少。

以歷史的尺度來衡量，我們在德境的挫敗，對於戰事的決定性，並不較前次戰爭我們在



巴丹投降爲大；但由此證明了一極重要事實，即蘇聯乃一頑敵，而其人民，則殊爲強悍。

蘇聯於遭受我們初期之慘重打擊後，如何還能以大兵反擊，這個問題人人都想知道。我想大概是這樣：

第一：據我方逃出的人員稱：其人民極能刻苦，縱使在四分之三業已被毀的城市中，其居民仍可繼續生存。人民生活程度，回復到上古野蠻時代，他們一個房間住上六個人，除背上所負的外，一無所有，並經常飢餓；但最重要的戰爭工作，還是能夠完成，補給的輸送，部隊的調動，以及其他等等，在必要時均應用最原始的方法來進行。不過忍耐是有一定限度，這是無疑的，超過了這個限度，人民當起反叛或解體；但是一個強悍的民族，是要長久的時間纔會到這地步。

第二：蘇聯對密集投彈的空襲，有良好防備。在一九五〇年五月十四日以前種種的戰爭警號，及長期的時局緊張，使他們特別警惕。軍隊和補給均散置於全蘇戰略邊界地帶，分佈妥當，隱蔽周密，並能迅速無阻的運入歐洲和亞洲北部，其預備軍亦同樣散佈於蘇聯內地，故不論都市發生任何變故，他們均能加入戰鬥。

蘇聯所以把最大都市的軍需工業大規模着手遷移，現在已經明白了。早在那個不幸的春間，幾十個重要軍需工廠，已經設立在烏拉爾隱蔽的山谷或岩洞內。遠在蘇聯土耳其斯坦嵯峨的阿爾泰山中，已經建設了一個新工業中心。

最後他們利用對德作戰的經驗，其防空組織極爲嚴密，城市中非必要的居民，迅即使之

撤退，所留者則組成有紀律之強固團體；並恢復地方分權制，每一省區對本省糧食供應及其他必需物品，自行負責，並禁止運出省界。蘇聯以天然富源甚厚，故能如此。每一省區之出產，確足以適應其居民最低限之需要。省自治制既挽救了蘇聯一九四一——四五年之危機，復助之解脫了今日的困厄。

我們在德境的挫敗，復給我門一種教訓，即我方在政治上若有任何措置失當之處，蘇聯將迅即利用，如蘇聯於我方籲請德人合作之後，馬上成立國際軍，即其明證。

德境之挫敗，就是對此等教訓所付的重大代價；但所得的是對敵認識更清。尤其在德境挫敗之際，我軍於黑海周圍，正獲大勝。在某一時期，我們確可能希望在高加索得到迅速重要的勝別，以抵償在德境之損失。

我們於開戰數日之內，即由土耳其基地調遣了三個遠征軍，分爲二路：一路是十一軍，進攻羅馬尼亞，其目的有二，切斷多腦河和予巴爾幹人民以信號，使之反叛親蘇政府；一路是第五和第七軍，進攻高加索。

當這些遠征軍進攻的時候，我尙在德國；但我有一個北美廣播公司同事凌特爾，曾隨第五軍出發，下面是他的報告：

第五軍在蘇聯波涕與高加索大油港巴統間之黑海岸登陸，其情形恰與前次戰爭諾曼第預定攻擊日相同，第五軍軍長柏格中將完成了一項輝煌工作。

空軍和海軍派出飛機與船艦，其上裝有施放假的雷達反應設備。此種假雷達反應，乃模

擬真艦隊反應而爲蘇聯雷達所將收得者。我們藉此欺騙蘇聯，使之不能偵悉我軍登陸地點。因此我方第一批登陸部隊到達安納克利耶漁村附近目的地時，蘇聯的最強大部隊，還在別處，僅有當地少數警衛軍在我們前方的沙灘上。

我們巡艦上的八吋和五吋口徑砲及小型飛機上與水陸兩用戰車上之火箭砲，迅即把他們擊散了，因此第一批步兵所遇抵抗較少。

蘇聯指揮官立知其錯誤；但此地道路不多，且所有道路都在飛機船艦和野砲不斷射擊之下，故我軍得逕行無阻。迨橫過海岸平原到達山地之後，始被遏阻。

同時柏德格中將之第七軍，自土耳其大陸推進至高加索西南隅之蘇聯亞美尼亞和喬治亞，其目標爲亞美尼亞與喬治亞之首府埃里溫及第夫力斯，並與第五軍會師，於是我們在蘇聯主要產油中心區之前門石階上，便有一個強有力的攻擊部隊了。

惟蘇土邊界，山巒重疊，道路崎嶇，故第七軍行進殊感困難。雖然如此，但它還是進展得很順利，並奪取了埃里溫。在一週之末，似乎很快就佔領第夫力斯，而與柏格軍會師。

可惜第五軍與第七軍尚相隔四十哩之際，蘇軍即頑強抵抗，極力固守第夫力斯。爲通過此最後四十哩崎嶇山地，五七兩軍不得不停頓兩三個月，以構成壓倒的優勢。故在開戰的第二週末，我們雖失敗於德境，但在高加索方面，則已立足穩固。

### 第三章 亞洲戰役

我回至美國僅經十日——我的體重在德國輕了十五磅，此時剛好恢復了五磅——復奉北美廣播公司及報館之命，派赴高麗，蓋認遠東將發生大戰。我第八軍由第七艦隊支援，於我方第一顆原子彈轟炸西北里亞城市之後，立即於海參威東之烏蘇里灣某半島登陸；紅軍亦幾於同時開始向我方所佔之半個高麗進攻。

我飛赴太邱——我方高麗總部以漢城距紅軍佔領地過近，在宣戰之後，即移駐該處——一抵總部，即往訪舊友查特上校探詢戰況，他是情報處副處長。

他說：『自最初數日來，沒有多大事情發生。最初的蘇軍攻勢，其準備與支援，均欠妥當。他們在佔得滿洲鐵路之前，自海參威出發之鐵道，僅有一條單軌線。其最初攻勢，已被抑制。我不信他們現在能夠突破我們的防禦，無論如何，暫時不致被其突破。』

『然我們所苦惱的，就是我們對海參威的打擊工作沒有做好。蘇聯在該地帶設防，已經有四十年了。你知道那就是他們的珍珠港，其防禦極為鞏固，工事構築至為良好，多數陣地非原子彈所能破壞。我方許多艦隻，被其海岸炮及火箭擊退，致我方灘頭陣地不能充分建立，以行真正強有力的攻擊。』

我抵該處數日後，高麗蘇軍即有新行動跡象。紅軍偵察機隨時可見，並有俘虜獲自若干

新到的蘇聯師。但蘇軍對其進攻地點，善於保守祕密。高麗雖已廣泛工業化，但北半部森林濃密，致我方無法觀測紅軍之集中。

蘇軍於六月最後一週，由南滿和海參威沿鐵路開始進攻，而以漢城爲會合點。我軍雖會增援，但蘇軍人數，較我方多出三分之二，其砲兵尤佔優勢。

蘇軍進攻時，我適住在漢城以前極稱華麗之大和飯店，前進新聞室即設於此。我在此再度經驗到蘇軍對一個城市的攻擊，人員與武器似乎毫不吝借，亦無休止，並確不顧人員傷亡或物資耗費，沉着向前直衝。首爲炮彈及火箭如瀑而降，特別是由輕便的卡杜沙（Katusha）火箭發射機所射的火箭。在上次大戰中此項發射機，曾於斯大林格勒負有盛名。次爲裝備衝鋒機槍之步兵班，有計劃地投擲手榴彈逐屋前進，其次仍爲砲彈和火箭，繼後復來一個有計劃的前進，再後又是火箭和砲彈。如此循環不已，經過五晝夜之後，蘇聯軍政府首長便進入了市政廳殘址。

其次蘇軍沿縱貫高麗中部的次要鐵路向南進攻。他們前進了七十哩至一小鎮名朱市；他們既佔有朱市，所以南高麗交通，確已歸其掌握了。

四日後我方高麗指揮官摩根將軍於記者招待會上告訴我們，他大概要放棄高麗，並認爲在此再事抵抗毫無益處。

『我想我將受降級處分，或者比降級還要壞；但現在我想下令準備撤退。在朱市的紅軍距鐵路幹線僅有三十哩之火砲射程，如果要保全第三十四師及第七十三師，必須令其沿該鐵

路線後撤。

『我亦不能停留該處，地圖上你們所見的那些鐵路支線，又俱是窄軌，我沒有許多窄軌車輛，即使就有，對補給的輸送，也沒有多大用處。我想我們當撤退到太邱以下，萬一那裏地方太小不能展開，則當再後撤。』

不幸戰局演變適如所言，摩根將軍不得不下令撤退。至九月末蘇軍又復猛烈進攻，我軍被其壓迫，退入寬約八十哩之半圓形地帶，集中於極接近日本之高麗海口釜山。此次我軍人數甚多，其所以得安全撤至釜山，未受重大損失，純藉擔任後衛之五十四師卓特的機敏與超人之勇敢，有以致之。

感謝我方在日本的空軍基地和海軍之接近，得自釜山井然撤退，一十八萬三千人安全撤出高麗並未發生重大事變。我本人乘最後一批船舶橫渡釜山與下關（在日本本島）間之一二五哩的海面。途中曾發現少數敵機，但迅即被我掩護機隊驅散。

然我方在亞洲大陸北部之最大立腳點，以高麗之撤而喪失，由是增加了海參威灘頭陣地之重要性，但亦使它的地位趨於危殆。

目下灘頭陣地深入蘇境計五百哩，補給船舶被蘇聯潛艇，海岸砲及火箭砲轟擊，上下沉翻，故該陣地維持殊感困難，擴充固談不到，另於他處登陸支援，尤不可能。

我要求准予訪問此灘頭陣地及勇敢固守此陣地之第八軍，在十月的第二週，我得到許可，遂乘彈藥護航隊之旗艦「洛克福德」巡洋艦前往。

這個橫渡日本海的五百哩航程，開始三分之二比較平靜無事，僅受潛艇襲擊一次，並未遇敵機。我幾乎可以認作我是在一隻平時遊覽艇上；但是不久災難便即降臨。

第二天下午很早，「洛克福德」船上的擴音器，於航行途中發出響聲，忽宣佈「左舷首外有潛艇」。我方四隻擔任掩護的驅逐艦，立即脫離護航隊，追向指示的地點。

約四十五秒鐘後，即有一串急劇的爆炸聲，兩隻彈藥船轟的一聲，變成薑狀的火球，旋即不見了；另一艘油船發生劇烈火焰；掩護之驅逐艦一艘亦被擊中，船尾開始下沉。

自此以後，猛烈的襲擊並未休止。事後護航隊司令德比少將告訴我，參預此次襲擊的潛艇，至少有十五艘。繼後敵機復一隊一隊的飛來——共計八隊。我們與敵戰鬥之際，進至距海岸二十五哩之處，這裏由岸上射來之砲彈和火箭，復增加了戰鬥之劇烈。

若不是我們把蘇軍的雷達阻擾了，那末我方護航隊或將全軍覆沒；然而現在亦損失了一小半。蘇聯海岸砲均對準至烏蘇里灣之要路，其火網殊為嚴密。如果蘇軍能精確探悉我們的方位，我們將束手無策，一一被其擊沉；但因他們的雷達已被阻擾，當我們躲在我方驅逐艦施放之烟幕後面之際，其砲兵完全要靠照明彈照明，故火網雖嚴密，還是被我們漏過了。

我們登陸的那個沙灘，乃在敵小砲，中型砲及野戰火箭砲射程以外的，並且爲了某些原因，敵人的重砲僅偶然向那方面射擊；但由此前進二哩的路上，則彈如雨下，已經有三個月了。

我發現在灘頭陣地上的人，於高麗既失之後，對其運命，正在坦率地估計着。他們曾經現代戰爭最堅苦的磨折。其灘頭陣地之大小，約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安西奧的相仿，並且在同樣的猛烈攻擊之下堅守陣地。

此外在九月的下旬，他們飽受毒氣攻擊。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軍事上應用毒氣規模之大，當以此次為嚆矢。

此次攻擊雖出意料，然我軍對毒氣戰亦非毫無準備。我方情報早知蘇軍企圖使用毒氣，特別是德國人所製的十四號藍十字混合劑打算使用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若吸收到少量的十四號藍十字毒氣，能使瞳孔縮小，因此損害視力，其效力不論在何地，可延至七十二小時乃至二星期之久。大量的十四號藍十字毒氣，可致人咳嗽而至死亡。

蘇軍此次攻擊所用的毒氣，德國人為何放棄不用，在軍事上是有很大原因，蓋以此種毒氣對於攻者與防者，均有防礙。

當襲擊開始的時候，在前哨被毒的士兵，有的盲目，有的死亡，其直接的效果，確是可怕，蘇軍希冀藉此得到所要的奇襲機會；但我軍毒氣紀律良好，迅即恢復常態，凡未直接感染毒氣的前線士兵，在數分鐘之內，完全戴上防毒面具，並穿上防毒衣。

毒氣幕延續了約半小時之久，它是由火箭砲彈，榴彈砲彈和迫擊砲彈發出的，然後紅軍步兵前進。但他們前進的速度，已經減低，因為也戴上了防毒面具。他們的行動既受了阻礙，所以我們得迅速地一批一批的把他們殲滅。敵以死傷山積，乃即撤退。他們此次攻擊，雖



獲若干進展，但損失重大，可謂失敗；對於我們，則因有其他成效，確是一種勝利。

自一九一八年以來，毒氣之使用，以此爲第一次，它在戰場上之無效，已重新證明。蘇軍爲何要使用毒氣，這確是一個謎。據我推測——我們的參謀部也是這樣想——紅軍或認毒氣戰在有限度的攻擊中，是有其價值的。

紅軍或者想憑藉毒氣的突擊價值，冀可產生相當長久的恐怖，俾能壓迫我狹窄的灘頭陣地後退；但仰仗毒氣來作任何縱深的運動，確不可能。然這次攻擊給了我們一種慘痛的經驗，第五軍已先嘗到這種可怖的兵器滋味，我們都知道毒氣之使用於日後戰爭，是難免的。

繼後蘇軍復於十月十九日實施正常攻擊。——此次攻擊尤爲劇烈，清晨一早蘇砲兵轟擊，忽然加倍猛烈，一直繼續至六小時之久，然後慘酷的戰車和步兵一批一批的到來。

我方飛機，輕砲及自動武器，殲滅了不少的敵進攻部隊；但蘇軍爲了要突破陣地，而摧毀我之立足點，不惜重大代價，因戰爭向來是代價愈大，收穫愈多呢。

在開始攻擊的幾小時，我們便知非撤退不可，而且認爲得活生生的逃出沙灘，便算倖倖，因爲有一個時候，我們對此沙灘能否保持相當時間，以便撤退，似無把握。我方命令是要盡量固守，拖延時間，所以並未作撤退準備；而在灘頭陣地的船舶，亦不及所需的四分之一。

指揮第八軍的多比將軍，立即召來許多船舶。當精銳的第五一九傘兵團加入我軍殘破的陣線之際，他開始把他所有的裝載上船。

我不期然而然放下了打字機來協助裝運。我身體並不強健，容易受寒；但我費了兩天的功夫，跋涉於烏蘇里灣冰凍的海水中，協助將負傷人員放到小船裏，以便轉運至船在海外更遠的大船上。

我和我周圍那些人一樣的熱烈地工作，凡離我五十呎以外所發生的事件，我完全不予注意。我們除了匆促進食C級口糧和搶睡了一會外，工作並未停止。這是一個可怕而又令人興奮的景象；也就是一幕恐怖與奮勇混合的場面。蘇軍的彈雨並無片刻停止。第二天下午到了更多的船，這些船隻多半負有新的戰爭創痕。我們加倍的努力，使人員登船。

那天深夜我於某救急站附近，墮入睡鄉，後來不知怎樣被新聞班某中士找着並喚醒。我掙開了一眼，他大驚小怪的向我說：

『新聞班奉命撤退，快來』。

我被他拖着走到一輛吉普車上，這車把我們載到沙灘其他一端的浮塢上，有一隻裝滿了人的小艇等在那裏。二十分鐘後，我坐在「斯赤克」驅逐艦上，背靠在這艘艦尾橋的梯子之一邊睡着了。

大約黎明的時候，我因船急劇轉向而驚醒，我隣近的一個士兵也醒了。我想我們是在閃避潛艇，他認為我猜得不錯。

他說：『潛艇整夜的鬧，你怎樣睡得着？並且那個……』

他說最後這句話時，手向前指，我起來隨他手指的方向望去，見主艦橋幾乎有一半被擊

掉。

他向我解釋：『那是被海岸砲或火箭擊中的。它們比潛艇還要兇，感謝上帝，我們並未被炸或掃射，還在這裏活着』。

我到達東京之後，方把全部撤退的經過寫出。我在總部得悉那幾天擊沉了我們的運輸艦，運兵船及登陸艇計三十七艘，輕航空母艦二艘，巡洋艦三艘，驅逐艦二十二艘，還有許多許多的船舶受傷，小艇損失數十隻，在灘頭陣地的十一萬官兵，損失了五萬三千人。就我們所處的地位而論，傷亡並不算多。在深入敵人地帶內被救出的官兵，不下五萬七千人，這些虎口餘生的人，他日仍將與敵戰鬥。

實則在兩個月前，該灘頭陣地之運命，已在高麗決定了。如果我們能固守高麗，第八軍或許還在烏蘇里灣與敵周旋，誰勝誰敗，很難說定。

## 第四章 全民戰爭

我們在整個夏季繼續用原子彈襲擊蘇聯城市；但其威力和劇烈程度，沒有一次比得上最初施行的密集打擊。在戰前我們原子彈本堆積很多，但最初攻擊已耗費了大部份，所以現在大半要靠新近製造的。

情報雖表示我們已將蘇聯城市摧毀；然現在的攻擊，顯然未能較初期襲擊獲得更迅速的勝利。此外我們在高加索和羅馬尼亞的遠征軍，仍陷於膠着，這足證我們想達到壓倒的優勢，殊不可能。故必須予敵以更爲嚴重更具有決定性之打擊。

參謀部巴德生少將後來告訴我，大概就是這個時候，我們和盟邦英國決定以毒害五穀的方法，把毒粉撒佈於蘇聯的穀倉烏克蘭，以打擊敵人。這是人類戰爭史上極重大決策之一。聯合參謀部希望不用這種慘毒的手段；但舍此更無他法。自十六世紀比薩羅 Pisarro 引起致命的天花傳染病來征服因卡族 Incas 以來，這是第一次因迫于需要，把生物學兵器用到戰爭方面。

我們所用的毒粉，是從化學物品中提取出來的。這種毒粉本打算用之於日本；如果原子彈不能迫使他投降，將以此粉使日本稻穀於一九四六年秋收的時候，變成枯萎；惟其散佈，要在春耕時期。但我們新的植物毒粉，雖遲至八月中旬播之於夏季的小麥，仍然有效。此毒粉係由特種裝置之中型轟炸機撒播。

此毒粉的效力，雖要有幾星期纔見得到；然我們必須假定蘇聯知道我們這種舉動，所以國防當局爲恐蘇聯報復，乃從事計劃可能之防禦；但他們覺得很可不必担心，因蘇聯遠程飛機既少，又乏位置便利的基地，而且我們確信原子彈還是美國獨有的兵器。

然而華盛頓顯覺神經過敏，深恐蘇聯或用某種方法反擊，匆促地增加了雷達和飛機二種巡邏，以策美國安全。

蘇聯果然實施反擊，在十一月十六日剛快到正午時候，反擊便來了。那時我在芝加哥陸軍航空站，正準備飛往亞拉斯加，視察我們的航空基地。戰報發佈組某副官匆匆地走來，說北美廣播公司有電話要我去接。

這電話是北美廣播公司新聞主任墨洛打來的。

『聽！克萊，華盛頓剛才無線電聯絡中斷，我想必定發生了什麼事故，最好請你儘速到這裏來。』

我在四十分鐘之內趕到播音室，我進入收報室時，墨洛正站在門口。

他面帶愁容，似感惶惑。他告訴我：『現在紐約無線電不通。』他塞了幾條新聞稿給我，催我到播音器廣播。他叮囑我：『不要躁急，只把這個新聞告訴聽衆，我們不想先得先播此條新聞的名譽，亦不要使任何人受到不必要的驚恐。』

我盡量的鎮定，開始廣播：『我們把這個節目暫停，讓我報告各位聽衆，紐約和華盛頓無線電連絡中斷。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故，我們還不知道，如有任何消息，本台將立即宣佈，

請將收音機向本台調整。』

剛好那個時候，墨洛又交我兩件報告，他的面色現得蒼白。

『上午十一時五十四分（中央標準時間）地得律無線電訊中斷，有線電訊亦斷；匹茲堡無線電訊中斷。我們與這些地方一經重新獲得連絡，即可把所發生的事報告你們。』

我剛好把這兩件新聞向播音器讀完，那個沒有窗子的播音室內電燈，即告熄滅。我在靜寂的黑暗中，站了八至十分鐘，莫名所以。難道敵機已偷襲進來？於是建築物開始震動，且有一種歷久而沉重的轟鳴，像一九四六年我在畢基尼所聽見的。

此時我心裏想，難道這就是原子彈對我所報告無線電訊中斷的那些美國城市的襲擊？難道這就是蘇聯領袖在四個月前向其人民保證的可怕報復，而我們當時斥為鼓勵士氣的宣傳？我跑出播音室的時候，建築物仍像一個患瘧的人震顫不已。我一出播音室，便知其所以然。此時雖是正午，幾和半夜一樣黑暗，芝加哥無疑的是在原子彈爆炸後所起的塵霧籠罩之下。

在播音室附近之走廊和辦公室內，其情形的紊亂，殊難言狀，到處都是玻璃和牆壁泥灰，棹椅、書架、打字電報機、播音機、亂雜地散置。有十幾個男女，被壓在重的傢俱下；另有些人在地板上，小心地自己撫摸着，血自其面上和手上的創口浩浩流出。整流室正在冒烟。我奔向着火的地方，有三個人——墨洛在內——已先在那裏，正用滅火機救火。那裏既

不需要我，所以決定去協助救急。

我飛奔的回到某辦公室，見兩女一男壓在家俱下。忙亂了好幾分鐘，並得其他二人協助，方把他們救出；這兩個協助我的人，自己已經受傷。壓在傢俱下的一個女人，一足已斷，那個男人則壓斷了一臂和幾根肋骨。

當我們將受傷者救出來的時候，我旁邊某人一再的說：

『爲何沒有放警報？空襲警報器壞了嗎？』

剛好那個時候，三個空襲防護團員自建建築物的下層上來，我才停下來看看周遭的情況。我走往取紙烟時，墨洛來了。

他說：『我想炸彈命中的地點，在廣場之西。』他手指着向西的一個窗子。

我循他所指的方向望去，見昏天黑地中已發生熊熊大火。

墨洛提議：『應該要有人出去巡視一下，你穿了制服比較方便，你去吧？』我答應了，於是立即動身。

我於炸後十分鐘內到達街上，一片黑暗，不辨東西，賴有十餘輛正在燃燒之汽車，得以照明。所見景象，極爲可怕，人民都跑到人行道上及溝渠中，有的坐在地下，背靠建築物的牆壁，目光遲鈍，愕然作無意識之凝視。我聽見一個人說：『你看見閃光嗎？』有許多人面手被灼傷，還有更多的人已經死去。

芝加哥最大的一條通衢，已破壞不堪，凡想像得到的地點，都散置有毀損的車輛。三輛

雙層的公共汽車，趟臥在道旁，其中許多乘客，均陷在車內，空襲防護團人員和未受傷的行人，正設法把那些公共汽車中的呻吟乘客及陷在其他車輛中的許多人救出。

北美廣播公司大廈，是在密芝安路，距橫跨芝加哥的某橋，僅隔一排房屋。我由雜亂的車輛和堆積物中，覓路進至橋上，以便對西南方——即墨洛想像的炸爆中心所在的方向——作清晰的眺望。

毀壞的車輛，沿橋之一面欄干堆着，好像被一巨大力量不經意地拋在那裏。有幾輛破損的車，在邊上搖搖欲墮，因該處欄干已經倒塌。橋上有少數人，但沒有一個站立。我見一婦人用手與膝匍伏地上，因其衣服已被撕裂，乃茫然若失，極力把裂縫拉攏，他的旁邊臥一男子，兩臂撒開，顯然已死。

不僅橋上慘象使我不寒而慄，即距西南一二哩之城市中心，亦復如是。

整個芝加哥似已被原子彈熱力蒸乾，塵土向上飛揚，化爲原子雲，此雲層之下，則火光燭天。當我凝視的時候，一陣陣的塵土本身似已着了火。

近旁亦有火警，距約六百碼之河岸上，有幾幢房屋正在燃燒，熊熊火焰自其牆壁透出，騰入空中。其他着火的房屋，適在河之分岐點之下，該河於此處分爲南北兩支流，又河口的中流，浮有一大片油正在燃燒。

我驚得像中了風一般，呆然的站了一會。我親眼見過前次戰爭的破壞景象；但絕不像這樣，這比廣島還要慘十倍。



此時我突然想起，如果我在芝加哥所見的情形夠慘，那麼同時被炸的其他城市，不知要慘到什麼地步！紐約因其交通的擁擠，建築物的崇高，其毀壞物向偉大的羣衆傾瀉而下，其慘狀又將如何？地德律及其工業區，匹茲堡及其大鋼鐵廠，亦當無難類，如此破壞，實非美國夢想得到。

我沿着橋趕快來扶起那婦人；但她大概是嚇昏了，或受傷太重，站不起來，或許一足已斷。我決定不若讓她在那裏等救急人員來代爲檢查。我急急跑回報告空襲防護團，他們答應儘速把她救起。

我沿密芝安路繼續前行。此路毀壞物狼藉滿地，尤其是交叉的地點。指向爆炸中心的那些街道，必定完全成了每小時一千哩的原子颶風的導管。當時被灼傷及受其他創傷的人，由每一條街道湧出，構成驚人的行列。我轉入蘭多爾夫街廣場時，一陣猛烈的熱風，飛沙走石，使我眼爲之謎；迨風過後，我睜眼一看，其破壞之慘重，地面之零亂，實生平所未見，尤以華巴施路高架鐵路以外的地方爲甚。

足下到處是玻璃碎片，戲院的大天幕，商店的招牌和建築物的大門，均已倒下，並擲出半排房屋之外。汽車電車被撞倒建築物旁邊。還有一輛電車懸掛在一對彎曲高架鐵路的柱上。看不見一根豎立的電車桿或電燈桿，到處是凌亂之電線。

百貨公司之陳列窗，已空無一物，馬歇爾廣場及其他蘭多爾夫街世界聞名之大商店內所有人像模型，服裝、傢俱、冰箱及各種各樣的物品，已散置滿街。人像模型有時與屍體很難

分辨。我以爲空襲防護團員奮勇地設法從毀壞物堆救出來的，簡直是一個人像模型，而不是真的人呢。

空襲防護團在華巴施路高架鐵路車站，小心翼翼地將傷者由高架鐵路車站月台救下。一切階梯均被炸去，空襲防護團所有的梯子，又皆嫌短，不能達到月台，所以傷者祇得由防護團站到梯頂，另以人由月台上用手接下。

梯底下站有另一團員，指揮尙能行動的傷者。他以啞啞的嗓子一再吶喊：『救急站在格蘭特公園內，循湖而下。』

靠近湖邊，傷者成羣而至，有一部份傷者以自己的力量走來，但大多數是由人抬或扶來。那裏沒有救護車，因任何車輛均不能通過。

我很想參加救護工作。我以健全的手足和身體，徘徊街頭，無明顯目的，似覺令人注目，而且慚愧；但我的任務，在盡量向各處巡視。我當時幾不敢與傷者談話，蓋恐情不自己會停下來予以協助。

我儘選的沿着蘭多爾夫街向西走去，那裏烈焰衝天，表明是爆炸零點所在地。在福蘭克福街距離芝加哥河之南支流約一排房屋處，我發現第一個城市救火隊，正在某印刷工廠救火。由此向西的每一幢房屋，似均在熾烈的燃燒，火焰掀起的熱風，令人難受。

我很容易把救火隊長找到，我問他：『前面怎樣？』因火焰嘯聲洪大，我必須高聲喊叫，纔可聽見。

他高聲回答：『河那邊不能通過。』

『你知道炸彈命中那裏？』

他問：『誰想知道？』我把報館和廣播公司的名片給他看。

他說：『各人所說的不同。我想炸彈命中處是在亞達姆斯和赫爾斯德附近，離這裏約有一哩之四分之三遠。』

『謝謝……：……隊長』

『我名儂南』，他說。

『啊！隊長，你的救火車怎樣通過這些街道？』

儂南大聲的說：『消防處，就在附近的那個角落。』

『我還想知道其餘的救火隊在什麼地方。』

那隊長豎起一指，向西北方指着。他宣佈：『未被擊中的地方，是在那邊。那裏是共同住宅，比較炸得利害。這些鋼骨的建築物，除極接近爆炸點的外，還未倒塌；但其石砌階級，已不存在。房屋概被炸毀，縱使幸獲殘存，現亦被火燒掉。』

我們喊叫着交談，同時隊長向他的救火隊員發佈命令。此時傷者成羣而至，他們自附近的各建築物以及僅隔一排房屋的活地獄中出來。担架很少，若干傷者扶着其他傷勢較嚴重的人。這是一個商業區，奇怪，在悲慘的行列中，竟有幾個小孩。有一個小女孩，年齡最多六歲，引着一個瞎眼婦人；還有一個四歲的男孩，由一男人抱着，嗚咽的說：『哎唷痛啊！哎

嗒痛啊！』

有幾個傷者邊走邊吐，這是大量中輻射毒最初發生的作用。他們是在原子彈爆炸之頃曾經暴露，有許多人必定是在爆炸點一五〇〇碼之內；因為他們灼傷之慘，目不忍視，頭髮和眉毛已完全燒去，大塊的皮懸掛在手和面上，其衣服已燒焦了。

我決定設法沿河岸走近爆炸中心，因此回步至廣場，向距先前經過的橋不遠的河岸某處前進。

此處沿河建有一雙層街道，即華克德利夫街。在此街的下層，我發現一倉卒組成的臨時救急站。它成立不到半小時，但已有一打的醫生和看護在工作，以驚人的效率予站成長列的傷者醫治。我不知道這些醫生和看護由那裏來的，他們對於藥品綑帶及器材的搜集，如何這樣迅速，美國人民以豐富智識，有應付危機之能力，這恰好又是一個例證。

我曾與其中一個醫生作簡單的談話。

他向我解釋：『你已看到這些傷者，多半是被炸彈的強烈光線和熱力或被火灼傷的，許多輻射病的患者，我們還未開始診視。中輻射毒及其主要症象——掉髮、不思飲食、內臟出血、貧血——非至數日或數星期之後，不會發現。』

我問：『你對於這種症候有無辦法？』

醫生答：『一點沒有。』

軍隊和空襲防護團利用該站為沿河岸之救護基地。他們以大無畏之精神，自正在燃燒之

河岸建築物中，將傷者救出，抬至該站，每隔幾秒鐘便有一批到來。我借了一頂鋼盔，隨某團員一同前去。

我們於到達叉河口之前，沿途並未發生阻礙。在叉河口的中流，油仍在燃燒；並且我們周圍每一幢房屋，均已着火，對岸克林頓街木造高架鐵路站，正猛烈燃燒，有一團員大聲喊叫：

『我確信這個不幸被炸彈命中的高架鐵路車站，已整個的鎔化了。』救護團於叉河口之下一排房屋處，覓得工作，有二十五個倉庫工人，爲了避火，跳入河旁池塘，而陷於燃燒浮油之險境。

救護團開始工作，將他們救出，此時我離開救護團，單獨循河岸行去；但僅走過了一排房屋，到達華盛頓街橋，即被火阻，不能再進。

我站的地點，距西北鐵路車站，僅一箭之遠。那裏每個窗內的火焰，已可看見，陷於此車站及火區中之其他鐵路車站——聯合、大中央、拉沙爾街及底兒邦等車站——的人，不知多少。

我離開北美廣播公司大廈，已有一小時半，此時應當回去報告。

我在廣播大廈第四層的一間未遭破壞的播音室內，找到墨洛，將我所見的告訴他，此室已改爲緊急新聞室和救護聯絡站。

他說，轉播站在幾分鐘以前，開來幾部車子，他現在要這些車子用。這個轉播站在芝加

哥郊外二十五哩處，未受炸彈影響。

『克萊！找一輛車來并往芝加哥郊外四周視察一回如何？我們對於破壞的範圍仍不明瞭。視察之後，你可到轉播站，由那裏作一廣播。』

走了八排房屋，纔到車輛所停的街上——因路上阻礙，車子不能開到播音室——我乘上車子再度出發，我所乘的是一輛沿途搭載的輕型卡車，由北美廣播公司工友索普駕駛。他身體強壯，在前次戰爭時用一輛吉普車學會駕駛。

我們必須繞道距炸彈零點約二哩半之北路，方能通至災區的那邊。所有交叉路上，完全被毀壞物阻塞，至離開爆炸中心四哩半之貝爾蒙特路後，始見比較完整之街道。那裏玻璃窗被震破，便是最嚴重的損害。

我們於駛赴貝爾蒙特途中，曾見有數百傷者，並見人民於極度恐慌中，狼狽奔避情形。一九三九—四三年，我在歐洲曾經目觀這種景象，當時希望永遠不要再見。

男女老幼攜帶包袱，衣箱及所能攜帶的一切傢俱，由每一排尚未倒塌的房屋中走出，將各物僱入車內駛去。沒有車輛的，則向旁人要來搭乘，或徒步出走。空襲防護團曾設法勸阻，但並未生效。

難民羣向西北奔避，與我們所走的方向相同。其所經區域愈廣，人數亦愈積愈多。我們至貝爾蒙特以後，如再北進，實無法返回災區。

結果我們由貝爾蒙特向西前進，至被炸地帶之另一面。完全被毀的區域直徑，最少二

哩。

當我們曲折通過混亂的街道時，我們收容了幾十個受傷的人，並送之到紉紮站。他們的經歷，不僅可予原子彈爆炸威力的寫照，而且足以表明美國人在火災下之勇敢精神。

距爆炸中心一哩的某工廠，有一個記時員名拉奇威爾，年五十二歲，其手足已各斷了一個，而手上並負有重傷。據他說：

『我剛好要出去吃中飯，忽然有一閃光，像百萬個照相鎂光在我面前發放，其光極明亮，我向未見過。工廠大門內各物，因此均被震倒。我被時鐘打着，鐘面玻璃粉碎，我的手腕被一個時針刺穿。』

『我被壓在時鐘底下，我一向不知時鐘有多重，這次纔經驗到。但被壓不久，即有兩個製造工人將我救出。他們當時同我一塊在頭門口；但他們受傷不重，立即恢復了機智。我幸在門內，得免被焚。』

有一個三十四歲的主婦名馬勒·極感痛苦，其肋骨數根和一足已斷；但她並不關心她自己，一意記掛她四個小孩的運命。他們在炸彈爆炸的剎那間，一定纔放學。

她說：『他們在十分鐘內就要來家，我正擺好碗碟，準備他們中餐，忽然之間，有一光輝的閃光，我尚未及思索，房子已開始震動，然後牆土、窗戶、傢俱、煖爐、天花板、閣樓屋頂板及一切的一切，紛紛向我四周倒下。』

『有一根屋樑橫倒在我的胸前，緊緊把我壓住。我當時担心着火，生怕壓在那裏燒死；

但我的房子並未燃燒。我想大概經過了十五分鐘，有一鄰居名查萊的喊「喂」，我當即答應，然後聽到挖掘的聲音，過了一會，我被一個鏟子觸着。」

『正是查萊，他見到我被屋樑壓住，於是走去取了一把大鋸，把我兩邊的樑鋸斷，救我出來。』

『我於炸後即開始以尖聲喊叫我的小孩。我想這正是原子彈——那個閃光，恰像人們所說的一樣——因此我記掛他們。但我知道我的喊叫是沒有用。我的一個男孩和三個女孩於爆炸時，或尙在校內。』

『如果真是這樣，那麼謝天謝地。他們的學校較我們的房子距爆炸中心更遠半哩（我們的房子距爆炸點一哩又八分之一），其建築亦似乎較堅固良好。』

『小孩們應該很平安，但不能斷定，非得要確知他們平安，我纔放心。』

還有一個二十五歲的克拉威諾小姐，她是某小型軍需工廠速記員，該廠坐落在距爆炸點一哩之四分之三處。她雖受了嚴重的灼傷及擊傷，其鎖骨亦已斷折；但她並不驚慌，堅決要援助他人。她於本身創傷獲得緊急治療後，即前往取水，點煙和做其他瑣屑而重要的工作，爲傷者服務。起初她不讓我把她送到衛生站，她想讓其他所有傷者先走；後經勸告說她的灼傷如非即予正當治療，將無治愈機會，她纔登上我的卡車。

當卡車在街道上跳躍的駛進時，她告訴我：『我剛要走出平日進中餐的藥舖，街上忽充滿了一種黃色的光。（克拉威諾小姐因在屋內，並未見到爆炸彈強烈的閃光）其次我知道的，』



是我被擲入空中；迫降落人行道時，藥舖的門由後面打來，打倒我的，必定是那件東西。

『有一事使我不解，就是空襲警報完全沒有。你知道爲什麼會沒有？』

那一天向我提出這個問題的，有幾百個，我所接觸的人，幾乎都大惑不解，都想問個究竟。

一個五十七歲的機器匠名柯汀的說：『我們與蘇聯作戰已有半年之久，我們怎樣會這樣沒有防備，爲人所乘！』他因工廠一部份屋頂崩塌，兩足被壓斷。

我自己對此問題的解答，在幾小時之後纔知道。

此時索普開着卡車繞至芝加哥西南面。各處都顯出同樣可怕的景象，殘垣敗堵，一片瓦礫，焚毀破碎之車輛，隨地可見。救火隊及救護隊奮不顧身，極力搶救；傷者成羣結隊，等候療治。

我們來到一林蔭路上，此處乃由西南郊至市中心區之通路。

據我判斷，已遭完全破壞的區域，寬約三方哩，其中心在廣場之西約一哩之四分之三，包括廣場一部份並熱鬧之住宅區及西部若干小工廠；由中心區四面再擴展一哩，便是嚴重破壞區，此區包括廣場其餘部份及其熱鬧旅館，商業中心及事務所。

在此次原子彈轟炸中，死者究有多少，當時無法知道，最少亦有數萬，傷者尤多。另有數萬人目下還不知受了傷害，由於原子彈看不見的輻射作用，我知道數星期之內，是一定會死亡的。

我跑到北美廣播公司轉播站，依原定計劃，作了一個簡單的廣播報告，然後驅車至陸軍航空站，這是早上墨洛打雷話找我時我所在的地方。我想或可由此探得消息。

我在此基地找到代理芝加哥地區司令官嘉納准將。某中尉告訴我，在廣場內的本地區司令部業已被毀，司令官施波格少將失蹤。

我們邊走邊談，幾分鐘內便到了嘉納的辦公室。我於發問之前，向嘉納將軍說，我剛完成環繞本城破壞區域之旅行。將軍搖手中止我的話。

『什麼？你要向我提出問題嗎？』他轉身向正在室隅打電話的某少校，『亞歷山大，你要派往總司令部的人在這裏』。亞歷山大尚未及說出「是」字，嘉納將軍又回頭大聲向我說：『克萊先生！請你到陸軍總司令部走一趟，他們正找人當面報告這裏的情況。我有一架還向東飛的飛機；但我的人員都不在部，最少要有二小時方能回來。你去報告，和他們任何人一樣。』

我衝上一架雙引擎小型運輸機，立即起飛，向設在地下之戰時陸軍總司令部進發。

我在飛機上卒獲悉敵人所以得投原子彈於芝加哥的緣故，及如何襲擊紐約和華盛頓的驚人消息。

我告訴駕駛，敵機如何能偷至芝加哥，我實不解。

他問我：『你沒有聽見今天早晨在哈得孫灣發生的戰鬥嗎？』

『約午前四時第一航空隊於哈得孫灣北端附近，發現蘇機一隊，他們相信敵機已全部被

擊落，故撤銷警戒；那曉得竟有三四架飛機已經偷過。」

我問：『我們的雷達怎樣？』

他解釋：『在北極雷達是靠不住的，有許多時期，尤其在秋末和冬月像現在時候，雷達在北極地帶，簡直不能工作。』

我駁他：『好！假定有三四架飛機被偷過；但五個城市的襲擊，幾在同一時間，這又是什麼道理？』

『唔！襲擊紐約和華盛頓的，並不是飛機，它們是被裝有原子炸藥的火箭擊中的；此種火箭大概係由潛艇所發射的。』

我預計三小時內到達陸軍總司令部；但尙未飛到一半路程，右舷摩托忽然停止，故不得不在星西那底市的航空站行緊急着陸。我們須候引擎修好，方能繼續飛行；因所有適用之飛機，均已赴援被炸城市。

當飛近航空站時，我們自飛機上看出下面情形有點不對。出城的每條路上和橫跨俄亥俄至于的基之哥維敦的橋上，有無數燈光，那晚星西那底並未實施燈火管制。在飛機降落之頃，我的情緒愈覺不安。

我們於機場上發現一個擁擠的羣衆，這是我在任何航空站向未見過的。待機室、售票室、餐廳、行李房、均滿滿是人，飛機庫，空運指揮部和屋外空地上，亦擠得水洩不通。

在那裏的羣衆有一共同的思想，就是離開星西那底。自蘇聯原子彈襲擊的消息傳播之後

，他們便到了機場要飛機坐，每個口裏嚷着：『這個地方大概下次就要被炸，不管飛到任何小鎮市都可以。』

此時航空線交通當然停止；但羣衆仍守候不散，希望獲得下次飛機坐位。無論看見那個穿制服的——連我自己也在內——到來，便一湧而至，競以大量金錢運動，他們說：『帶我離開這裏。』

距航空站不遠是一條至東部的主要公路，機場上雖人聲嘈雜，但該公路上汽車喇叭響聲更大，所以雖在機場上亦聽得清楚。我走過去看看究竟是什麼事情。

該路已被各種車輛擁塞，轎車、卡車、軍車、馬車、機器腳踏車和自行車擁作一團，不能行動。所有車上都堆着隨身的用物，好像每一個星西那底人，不到航空站，便要到這條路上來，希望逃出這個城市，避到四周的鄉間。

小孩的啼哭聲，大人的呵斥聲，使混亂的情形更爲加甚。小孩顯已步行好幾小時，已超出了他們的忍耐力；大人則受恐怖和疲勞雙重壓迫。祇有徒步的，可以稍稍獲得前進。

我回至航空站，守候修理的飛機。其時空運隊有兩個機械匠，一個名布萊特，一個名高爾德。他們於工作之際，告訴我當天城裏的情形。

布萊特首先說：『星西那底聽到五個城市被炸消息後，簡直瘋了。在兩點鐘之前，鋼鐵廠，機器製造廠和各辦公處，便已散工，人人都想回家帶家眷出走；但他們沒有那末容易立即可以到家，因大部份公共汽車和電車的司機，亦已停工呢。』

高爾德插嘴說：『聯合車站現在仍擁塞不通。在那裏的人大約有五萬，每個車廂都擠滿了人——恰像前次戰爭歐洲的情形——但大多數車廂並不開到那裏去。』

候至夜半，飛機修理好，午前二時以後，方到達陸軍總司令部。我立即往見軍事情報處辦公室主任施賓斯准將，將我所見的簡略告訴他，然後應他的要求，草成一篇詳細報告。

上午八時已將報告擬好，於是與施將軍至某「岩洞咖啡館」進早膳。總司令部人員稱地下自給餐廳爲「岩洞咖啡館」。

施將軍首先告訴我關於紐約，華盛頓，匹茲堡和地得律被炸的詳情。

他說：『紐約和華盛頓各被襲擊二次，襲擊紐約的原子火箭，有一個落在布錄克林海軍工廠附近，另一個落在靠近哈得孫廣場之曼哈坦內。襲擊華盛頓的兩個原子火箭，均落於聯邦建築區二十哩外，幸而我們有先見之明，把最重要之作戰機構遷到城外了。』

『地得律的炸彈，和芝加哥一樣，是一種正式的原子弹，由飛機擲下，命中了窩楞市區。

這個市區在地得律北面，即前次戰爭「查利斯勒」戰車製造廠所在地，窩楞有很多軍火工廠。『匹茲堡的爆炸中心，確在城外，在亞勒牙尼河較爲空曠之某灣曲部地面。炸彈輻射範圍內，僅有一二重要工廠，房屋亦不多。蘇軍的瞄準很拙劣；但就是這樣，那裏可能受傷的，當有二萬人。』

我說：『不知下次要輪到那裏？』

施將軍答道：『人人都想下次要輪到他的地方。你昨晚在星西那底所見的情形，全國各

大城市都是一樣。』

我問：『將軍！這對我們的軍火生產，是否有妨礙？我們大部份的軍火，還是產自戰前的工業中心，這不是要被破壞我們的軍需工業麼？』

『是的，』他答。

『我們將如何對付？』

『我們對付的辦法，已有一部份實行。由現在起，全國將實施嚴密的燈火管制，必要時實行熄燈令，夜晚不許人民出街。』

我說：『那些都是補充的防範辦法，可以幫助防備夜間轟炸。但如果繼續的轟炸下去，生產的問題，勢必愈加嚴重，究竟要怎樣纔好？』

將軍慢慢的說：『恐怕要宣佈完全戒嚴，把國內的一切置於軍事管制之下；但我們是一個民主國家，具有奇特的民主傳統，雅不願見此實現。我們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並沒有剝奪人民任何自由，一樣的獲得勝利；這次戰爭也支持了這樣久，對人民自由，並未干涉太過；但現在捨此以外，尚無其他辦法。』

『許多城市人民，都要放棄軍火工廠及重要業務的工作，苟非用武力強迫，他們不會復工；如果不用刺刀威脅，使之工作，仍有一部份要逃避。』

他接着說：『小孩及無關重要的人，無疑的要馬上由城市撤退。我們前訂的撤退計劃，現在要徹底施行，並且對於工廠疏散，要切實辦理；但此非短時間所能辦到。同時，人民不

管在什麼地方，當設法使之入軍火工廠作工。」

我插嘴說：『我想他們鎮靜下來之後，多數軍火工人會自動復工。』

施將軍答：『我相信他們會復工，美國人民愛國，不讓世界任何民族；但是你知道恐怖心理，很難驅除，尤其是普通人民。一個軍人可於對敵作戰中，銷除恐怖；而普通人民，則仰仗他人保護，故一遇危險，便拚命設法躲避，這是很自然的。』

『但那不是我們應該顧慮的。反對戰爭，主張談和的人民，是常有的，在此生死奮鬥時期，我們不能容忍有這種人。我們必須採取最強有力之可能辦法，廢除人身保護法，將人民置於軍法管制之下。』

『我想或須制定一種「預防逮捕」法，以防潛在搗亂份子活動。如果在不久之前，實施了國內郵件檢查，此事不致突兀發生，使人吃驚。各種人民團體，包括工會，必定要有軍人加入，以確保該團體中沒有引起紛擾之思想。』

我無意中噓了一聲：『將軍！我以為不容易被大家接受。』

『所以我現在告訴你。一切實施的布告已準備好，僅待總統簽字。將此意向大眾宣傳，乃新聞及廣播人員（像你自己）之責，國中每個新聞從業員，必須協助我們，使人民樂於接受。』

## 第五章 對抗原子彈兵器

施將軍的話，我無暇去思考。當日下午我尚在睡眠，俾消除過去廿四小時的疲勞之際，即被請至戰訊發佈組交際科馬沙拉上校辦公室。

馬沙拉上校說：『我們今晚將邀請七位記者，飛往新墨西哥白沙試驗場，你願意代表北美廣播公司前去麼？』

『有什麼事？』我問。

他答：『你到了那裏，可以獲得更多的新聞。簡單的告訴你，我們要表演最近發明的對抗原子彈兵器。此項兵器之研究，為時頗久，我覺得現在發表，是絕好的時機。它對於神經過敏的大眾，將是一種良好的解毒藥。』

『我當然很樂意去，但我得先報告北美廣播公司。你要我什麼時候回話？』

馬上校最後說：『隨便，但無論如何下午六時應準備好，由此出發。』

我們於是晚七時乘一架陸軍新運輸機由總司令部航空站起飛。這個瓦斯渦輪雙引擎機，恰好在四小時內，飛越了大陸三分之二的路程，把我們帶到這個歷史上有名的試驗場。第一次原子彈的試驗和後來德國之飛彈的試驗及改良，都是在這裏。

總司令部所以用飛機把我們送到一五〇〇哩外的原因，就是要我們參觀對抗原子彈火箭。該火箭於飛機投下之原子彈尚在飛行未抵目標之前，即可碰上，將其摧毀。它的發明，恰



值緊要時機，沒有它，我們的損失還要更大。

火箭表演於次日黎明開始，當朝陽照到風景如畫的試驗場那個平坦丘陵陵時，八千呎射擊距離之上空，發現一架 *W-5* 型轟炸機。我們由望遠鏡看去，見其炸彈倉門捲啓，有一長形黑物——假原子彈——自其腹中擲出。

炸彈甫開始下降，即有一嘯聲起自我們的右側，一束火箭飛向上空，每箭尾部均拖了一個羽狀的長火炬。

奇怪！瞬息間此猛烈的箭尾拖曳之火炬，即射達炸彈，旋有一尖銳的爆炸聲，那個黑物便不見了。

白沙試驗場軍械官何佛曼少校，以動人的口吻宣佈：『各位！你們剛才已經看到，炸彈在飛行中被我們最新兵器 *M.T.C.* 型對抗炸彈火箭摧毀。此火箭之設計，在使敵炸彈，尤其是原子彈，尙未落地，即被摧毀。』

『此火箭的重要特色有二：第一，具有使火箭射出極速之嚮準器和彈射器——能於敵機施放炸彈的一秒鐘的分數內射出；第二，具有一個以雷達觸發之信管，能於炸彈之破壞範圍內，自動爆發火箭，而將炸彈摧毀。』

『觸發信管自然並不新奇，在前次戰爭中，曾於高射砲彈及野砲彈作有效使用，這是各位所知道的。然它對於此種火箭之應用，極爲困難，而我們居然成功，殊足自豪。此次對抗炸彈之火箭所能防制炸彈的百分率，未便公佈；但很優良，這是可以奉告的。將來飛機投擲

之原子彈，很少得以通過。

有某記者質問：「少陵！該火箭是否偶然會將原子彈爆炸以代摧毀？」

少陵宣佈：「無論如何不會。你知道一顆原子彈，是由二種或多組分解物質而成。此項物質，非由炸彈內部之發火機使之混合，不致爆炸。因火箭爆炸致使其混合，乃絕不可能，實則火箭將予以打擊，使之分離更遠。」

「但此項對抗炸彈火箭有一缺陷，當予以指出。即對於裝有原子炸藥之火箭，或用火箭摩擦傳導管促進其飛行速度之原子彈，不生效力；它僅能對抗自行落下之炸彈。其他那些炸彈，因速度太快，以今日之火箭，尚無法追及。我們正在日夜的從事火箭的改良，俾可担任上述工作；但目下尚未完成，因有若干困難的技術問題，仍待解決。」

「蘇聯以飛機投擲原子彈所能爲害的成分，因有此項新發明的兵器，勢必大爲減少。蘇聯自然要繼續的嘗試，而且或許有若干原子彈可能落下來；然較之過去，必定少得多。我想你們很可以告訴民衆，說我們已有了一種防禦原子彈的新兵器，但對他們切勿予以過分保證，因我們還在研究呢。」

我那天竟目的注意看 M.T. 對抗炸彈火箭當場表演，假炸彈一個個的由各種不同的高空投下，但於飛行中即被摧毀，僅有一次遺誤。兵器在試驗時看去，雖往往較實戰時爲優，因此不無考慮餘地，然我們對此次表演，確有深刻印象。

表演過後，我即與參加 M.T. 工作之科學家卓爾斯德博士同車趕得克撒斯之厄爾巴索，

擬於是晚八時向北美廣播公司之厄爾巴索連絡站作廣播報告。

卓爾斯德博士對於紐約的談論，較之他本身在火箭方面之工作，更感興趣，因他的家眷住在紐約；但最後我把談鋒轉到今日測驗所透露的可能性方面。

他說：『你知道攻防兵器之舊原則，還是適用。有了攻擊兵器，隨後便有防禦的工具如 M-18；今既有了此對抗炸彈火箭，則敵人亦必依次找出抵制的辦法。我們科學家於第一顆原子彈使用之後所告訴你們的話，今日看來，確是實情，即對於原子彈並無適當的防禦』。

我說：『此項兵器是有助於對原子彈之防禦，不過我願得到解答的問題，是「究有多少幫助」？』

『那是要看情形。蘇聯抵制 M-18 的方法，不特可用原子火箭替代原子彈，而且可用鉛箔。如果每架蘇聯載有原子彈的飛機，均伴有一架飛機，後者恰在炸彈投下之前，放出鉛箔，則火箭於到達原子彈之前，即將爆炸。此鉛箔所予無線電的響應，很像一顆炸彈或一架飛機，火箭中的雷達引信分辨不出，故火箭將爆炸去許多無害的鉛箔，而原子彈便可施展其轟炸威力了。』

我告訴他：『我記得在前次戰爭中，曾使用此項鉛箔，以擾亂雷達控制之高射砲。我不知爲什麼佛曼少校今天早上不把這點向我們解釋。』

『他不解釋，很有道理，因爲這種擾亂並非十分可靠。假使蘇機飛得很高，我們可以及時將此鉛箔擾亂幕，炸開一孔，使火箭達到炸彈；或者炸彈的投擲器與鉛箔發射器，不能協

調；或者擾亂的飛機尚未放出鉛箔之前，即被我們擊落。

『因此 M.T.S. 確有一點用處。我們雖尚未獲得完善的防禦，但對敵人的攻擊可能性，確可減至極少，所以我們仍繼續努力，而且有了進步。』

我們到達厄爾巴索，恰趕上廣播時間。我於廣播畢後，即在旅館住下，要到次日纔由白沙乘機東返，所以決定儘可能的好好睡上一晚。

我被旅館廳上的大騷亂聲攪醒。於是疲乏地扭開電燈看錶，這時是午前三點十分。最初以為旅館或已失火，迨我的聽覺清晰之後，知道街上一樣的發生極大的騷亂，我走近窗口向外望去，見滿城通明，民衆麋聚人行道上，各處街道車輛蝟集，車上喇叭狂鳴，燈火管制命令，已置之腦後了。

街角上有一警察，向一汽車狂鳴警笛。此車因轉彎太速，撞壞了停在旁邊的一輛卡車。我推斷如果是失火，不會是這旅館，因為街上的人羣，均匆促的湧過，沒有那個注視這旅館。我急速的回來開無線電收音機，當地的電台沒有一個在廣播，我搖電話也無答應，不是電話壞了，便是旅館的電話接線生甚為忙碌。我穿起衣服，跑到旅館的廳上，許多旅客都站在各自的門口，有的衣服還未穿好，就趕速下樓到廳上來。

我問：『什麼事？』

有一個已先在樓梯上的人，回頭大聲答說：『不知道，我正要弄明白』。

我三步兩腳的下了樓梯，客廳已擠滿了人，大家都是繞室徬徨，他們多數僅穿了一部份

衣服。辦公桌邊圍了許多人，旅館辦事員的話說的很快，他把頭亂點亂搖，因爲人聲嘈雜，他說的什麼，我不能聽見。

我擠進厝集的辦公桌邊，剛好趕上聽得該辦事員說：『……起火地點在城北』。

迫我到了桌邊，他察出我的制服，我於人聲鼎沸中，高聲喊道：『我是北美廣播公司記者，火有多大？離此幾遠？』

『先生！我不大清楚』。

我轉身橫過客廳，一邊走一邊聽見有人說：『我聽見爆炸聲』。門邊有一人並已在我之先到過街上，飛奔的跑回來，口裏嚷着：『厄爾巴索的整個北而已着火』。我擠出跑到街上，攔住最初所遇的行人詢問。

他好像患了歇私的里亞病的狂吼：『我們被炸，整個城市將遭焚毀。』

我趕快回到旅館打電話。我由街上可以看出北面滿天紅光，但不像所說的這個有十萬居民之城市，即將全被摧毀。

我必須再度擠入人叢，到桌邊打電話。我此時立即得到接線生的答話，大家以爲我是在打聽消息，都圍攏來。我試打北美廣播公司電台的電話。

北美廣播公司電台的號碼，有人在談話。該台通常在午前一時停止廣播，現在如果不是有某廣播員回到了電台，忙於打聽發生的事故，便是本城個個都想同時向該台通話，所以打不通。

其次我試打布列斯要塞軍指揮所的電話，它設在厄爾巴索東北角的一個平頂邱陵上，火災必定發生在其附近；但也有人談着話。我再打無線電台，還是不通。

我以緊張的情緒打電話之際，周圍初期的靜寂，開始打破。我聽到有人說：『看樣子很壞，一定比這裏情形更壞』。重要機關如無線電台和陸軍基地的電話都打不通，自然要增加羣衆的疑慮。

我再打電話給布列斯要塞和警察局，依然不通。其時廣集的民衆開始走散。我一再聽見『我要離開這裏』。幾分鐘之後，我周圍一個人都沒有，我開始以自己的安全爲念。我請接線生再試接布列斯要塞，如果仍不能通，則試叫白沙試驗場。

我於五分鐘內，即獲得與白沙試驗場值日官接談。

我通名之後，即問他：『你知道厄爾巴索這裏發生了什麼事情？你得有布列斯要塞訊息麼？』

『知道！我們有兩枚試驗的燒夷火箭，逸出了常軌，落於厄爾巴索附近，一枚落於瘋貓山，另一枚落於市內高爾夫球場。布列斯要塞沒有由無線電聽到這消息嗎？』

『沒有，該死！這裏各電台已停止播音，布列斯要塞的電話亦均不通，此間正醞釀全面的恐怖，人人都想最少已中了十多顆原子彈！』

『哎唷天呀！你能到你們的無線電台去麼？』

『我試試看。』

無線電台約隔四排房屋遠，我儘速的奔向該台，在路上隨時把事情的真相告訴民衆，叫他們不必害怕，但並無效果。當夜神經過敏的恐怖——這是二日前芝加哥和四個東北城市被炸的結果——已把意外事變，釀成巨大禍害。厄爾巴索的四郊及北部，沒有一個相信事變的實在情形，他們斷定被敵襲擊的地方，在本市西南，如果因循不走，必至坐而待斃。

因爲他們驚慌失措，以致影響本城其他各處的人，大家都爭先恐後的逃避。偶然有一個軍人看出了我的制服，我們兩個匆促地談話，這些逃難的人，立即相信我們所說的事實，大家決定儘速到布列斯要塞去；但我們無法使這班自相驚擾的民衆，確信未被襲擊的事實。

我於布列斯要塞找到指揮官斯蒂芬准將，他對事之經過，顯然表示憤慨；但他態度鎮定，他解釋：『那些爆炸的火箭中，裝有燒夷彈，着地後自然散佈很廣，幸得落在空地；但落於高爾夫球場的那個火箭，燒毀了俱樂部房屋及附近在洛根山的三四幢房子。因高爾夫球場和洛根山都在高地，火勢自易爲大家看見，再加上爆炸的響聲，故足以發生歇私的里亞。我極力設法制止，城外每條路上，均派有巡哨，想把人民攔回來，但無甚效果，直至本日下午，大家在路上因爲困頓和飢餓，才稍稍平息』。

有一個巡隊，要出發到聖達菲街橋，經格蘭得而至佐勒茲。佐勒茲是墨西哥的名城，在厄爾巴索對面，斯蒂芬將軍許我隨同他們去。此巡隊共十五人，分乘吉普車三輛，是去協助墨西哥邊界守軍，防止羣衆竄入墨境。

距橋尚隔八排房屋的遠近，因交通擁塞，我們不得不捨吉普車（每輛車上留置一人），

徒步前進；但到了橋口和橋上，雖步行亦難前進。

各種車輛和運輸工具互相衝撞，人行道上以及各街道上概行擠滿，其中有一九四七年和一九四八年式車輛，並有少數一九五〇年式車輛。這是戰時停止民用車輛製造以前的出品。舊式車輛有一九三〇年式及其後各年所造的，並間有福特博物館的遺物。此外有前次戰爭一度曾供軍用的吉普車，與隨後所造的漆得光亮亮的民用吉普車，舊式作戰指揮車，武器積備車及一二輛舊式軍用救護車，各種卡車，機器腳踏車，及自行車，還有幾匹馬和運貨馬車。一切動態，不用說祇有在橋的墨西哥那一邊纔可以看出。車輛不斷的由人叢中掙出，到達那裏，然後一輛一輛的向酒館林立的佐勒茲疾駛而去，雖有關卡，已被撇開不顧。墨西哥關員和美國憲兵以手示意，着令停車，均屬毫無效果。

車輛之間，雜有幾百個行人，有的非常匆忙，急於過橋——各方面的人都互相的訴說，本城一定是襲擊的首要目標——俾得攀上車頂。他們在汽車前燈閃光中所現側影的怪異景象，我永遠不會忘記。

我告訴許多徒步的和乘車的人，說他們的城市，並未被炸，並向他們解釋究竟是什麼一回事，促他們聽無線電廣播，俾可證實。

在那個喧鬧的橋上，廣播不易聽清，但已足使大家明瞭，落於厄爾巴索市外的，是我們的火箭，不是敵人的炸彈。

有不少聽衆還是懷疑，他們問我，你怎樣知道那不是軍方放的假消息，騙我們回城？經



我解釋之後，大衆雖然相信，但仍繼續逃避，他們追問：『假定是美國的火箭，那麼他們一樣的能炸死我們，謝謝你不必再說，非等到我確信再不會有這樣的事，我還是繼續的走我的。』

在聖達菲街橋的下流，還有三個橋，連接厄爾巴索和佐勒茲。第一個是亞琪孫與聖達菲間之鐵路橋，其次是南太平洋鐵路橋，最後一個是一般車輛通行的橋。我排除萬難依次進至各橋。

鐵路橋上並無火車經過，祇見成羣結隊的徒步者，取道此橋，踏着一根根的枕木，急速向墨西哥前進，許多人背上負着小孩，或手上抱了嬰兒。

在兩鐵路橋之間，有很多人，正用小船或乘馬或涉水過河，因時屆冬令，那裏的河水已經低落。

在那個一般車輛通行的橋上，其景象和我在聖達菲街橋所見的一樣。我離開那條河流，由得克撒斯太平洋鐵道路綫場向蒙打拿路前進。由此經第六十二號公路，到達新墨西哥之加爾斯巴得岩洞。第六十二號公路，是厄爾巴索東而兩條主要公路之一。

此時是午前五時三十分，天已大亮，洛根山上空，並無烟的跡象，落在高爾夫球場的火箭所引起的火災，勢必已被撲滅；惟瘋貓山的其他一面，還是有烟。雖然如此，恐怖的騷動，並未停止。

在第六十二號公路上越過市界幾百碼處，有一輛脫落了一個輪子的舊卡車，橫在路上，

此車因太大，不能像壞了的小汽車推到路旁去，所以經過的車輛，必須極力設法繞過。但原有的車輛尚未通過，新來的又趕到，致沿途的車輛愈積愈多；因為距厄爾巴索一五〇哩之加爾斯巴得是一個曠野的地方，并有許多天然的岩洞，這好像磁鐵引針，厄爾巴索人都擁到那裏去躲避。

厄爾巴索市外還有兩條路，一條東向通得克撒斯之培哥斯，一條西北向通新墨西哥之拉克魯斯，這兩條路上亦極擁擠。比較車輛稀少的，祇有第五十四號公路，此路向北通至阿拉莫古多航空基地和白沙試驗場。厄爾巴索市民，深恐該航空基地和試驗場亦為轟炸目標，故均避免不走這條路。

約在午前九時，驚擾卒開始平息。我於那時再到通往加爾斯巴得路上視察，見很多車輛停在一旁，其駕駛人正等待擁擠的道路稍稍疏暢，俾得將車掉轉頭來，開回厄爾巴索。最後他們認清沒有危險，並知道自相驚擾，極為愚蠢。

有一個厄爾巴索人名叫斯泰爾的，自己承認：『我攜了我的妻兒，出走得非常倉卒，並確信這個城市已完了，所以連房門都懶鎖。我真傻，我很希望各種東西還在那裏。』

還有一個名叫斯耐德的，看去很像很曠達的樣子，他說：『我沒有吃早點，就由城內匆促地到了這裏，這次可給了我和其他少數人一個教訓。』

我的足已走痛，而且飢腸轆轆，故決意不再徘徊街頭，仍到布列斯要塞與斯蒂芬將軍會談，俾可由軍方的報告，補充我自己的見聞。

我覺斯將軍此時較我離開他的時候更爲愉快。

他邊飲咖啡邊說：『厄爾巴索要到晚上才能恢復常態；但我們對於一切困難的排除，畢竟成功，人民業已鎮靜，在各主要公路上的人，到中午都要回家。佐勒茲的秩序，到了那時，也可以恢復。』

『將軍！佐勒茲？』

『是的，在墨西哥那邊也起了驚慌，你不知道嗎？這是因爲我們的人民湧到那裏引起來的。不過他們距離火箭更遠，實行出走的不甚多，在幾小時之內，佐勒茲可以恢復常態。』

『我唯一不放心的，就是那些極蠢的人，他們走問道，所攜汽油既少，汽車又破舊不堪，而且積載甚重。你知道這種人不少，他們所走的道路，多半很壞，其所以走問道，蓋爲避免擁擠，因大部份的人，均取道三合土的公路。惟在此等惡劣的問道上，有時相隔許多哩，並無人烟或電話，至於加油站和小食店，更不用說了。』

『我已派出卡車，隨帶拖繩和汽油，沿途搜索，如有遇見，卽予救護；但有少數人可能錯過。』我想那是厄爾巴索因神經過敏，自相驚擾所應付的代價。』

## 第六章 第一個冬季 一九五〇—五一年

我們雖然亦獲勝利，但其後數月戰時生活的辛酸事實，便開始教訓我們。

政府以作戰傷亡日見增加，遂不得不極力加緊準備，以應付當前局勢。我們全部的生活方式，已迅速改變。在此種劇變中，公民權利之喪失——施賓斯將軍已述其大概——是成問題的。厄爾巴案發生騷擾之後，旋即宣佈全國戒嚴，一切重要交通中心，與所有職業工會以及每一個商業組織，其職員超過一百人者，均派有兵監視。

爲盡量提高生產的水準起見，復將全部民防計劃立付實施。此計劃包括各城市所有不重要市民迅予撤退。軍需工廠之整理計劃，亦經擴大。

工廠的設備和人員，在國防部次長希爾曼指導之下，已澈底改換，其目的在使之能負擔堅苦的工作。除傷亡外，我們男女老幼所受的痛苦，無過於目下所施行的緊急調整，那些要到工廠工作的人，很少有家庭生活的享樂，而且由此可以節省平民經濟。

最感痛苦的是小孩，他們的一切家庭生活概被剝奪了。有工作的婦女很是僥倖，故無暇顧及其家庭，丈夫及子女。那些未經正式錄用之婦女，則迅即使之加入各種志願服務；或分配到醫院學校及全國普遍設立之孩童收容所，担任部份工作；或予以任務，使之在家中抽出一部份時間來工作。

大規模的地下工廠，已建設起來。各城市的重要製造廠，均已遷入附近所鑿的山洞，例

如紐約和新額西幾十個工廠，都遷到巴力沙德斯之哈得孫河西岸之著名絕壁所鑿的岩洞內。我們而且完成兩大原子能力廠——兩個都在地下——這確是一種偉大的成就；因從事此項工作的時候，人力物力和許多其他必要的設備，均感缺乏。我們所要建設的原子能力廠，也不過是這兩個，如果再多，我們沒有足夠的分裂原質來供應。

工人於戰時生產計劃施行之際，以旺盛的精神，忍受小刺激和大困苦。對禁酒的命令，報以一種不平的幽默，並且用作兩週一次的滑稽劇題材，藉以諷刺新舊酒禁，但并未發生激烈反對。凡對禁令投機取巧者，馬上受到懲罰；不過這種人比較少，而且他們專飲一種第四等啤酒。

一個國家已迅速學習無糖果可以過活，現在沒有酒，沒有娛樂，糧食衣服和運輸工具，均已減少，一切享樂，大感缺乏，而工作則特別加多，在此種情況之下，自然也得學習忍受。美國已受了戰事的約束，但仍沉着並決心向前奮鬥。

我們所受的創痛，不若蘇聯人民之甚，這是要感謝我國科學知識界。他們的堅苦，和我們的生活一樣。蘇聯的原子彈，雖經常的前來襲擊，然我們的防禦，已使其打擊效力減至極低，全國平均每週僅有二三次受到有效襲擊。我在白沙試驗場參觀表演之對抗原子彈火箭，已證明其價值，它使蘇聯有效襲擊的次數減至極少，使我們得作種種必要的緊急改革，以維持生產。

我們沿海所受敵人襲擊的損害，確較嚴重。白沙何佛曼少校曾預告我們，在這些地方是

無法防禦的。襲擊我們海岸城市的原子彈，顯係由潛水艇以火箭發射的。此種潛艇放射火箭時，並無須浮出水面，因此極難探獲和截擊。

在交春之前，我們數十個極重要通商口岸，即被毀為廢墟。如大西洋岸之樸茲茅斯，（紐罕什爾）波斯頓、紐約、費拉特費亞、卡姆頓、巴耳的摩爾、新波特紐斯、納福克、威爾明吞、（北加羅里那）查爾斯敦以及塞芬納；墨西哥灣之摩比爾、比洛錫、紐阿連及加爾威斯敦；太平洋岸之洛杉磯、舊金山、波特蘭、西雅圖及溫哥華。

其直接的影響頗為嚴重，因補給問題無法解決，我們參謀部曾考慮撤退高加索和羅馬尼亞的遠征軍，這是我第一次得到許可准予發表的。

但是以後，我們獲得兩種重要補救辦法：第一，海軍以許多口岸的設備業已喪失，本身發生問題，乃發明了一種神奇的新式修理艦。此種修理艦，是美國人聰明的勝利，大大的克服了造船廠和乾船塢缺乏的困難。他是一種活動的機械船，能於水底進行修理工作，如船底鐵板彎曲或損毀，則無須將損壞的船開入乾船塢，即可就水中修理。此項新修理艦，使我們艦隊——商船和作戰船隻——得以繼續工作。

此外沿海岸各處，復設有大型「活動船塢」，由是船舶之運輸力，又差不多恢復了轟炸以前的水準。此項「活動船塢」，設於沿河及陸軍補給基地附近。其所以名「活動船塢」，蓋因補給基地如被炸壞，致使其附近船塢無所使用時，便可迅速折卸，並能置於鐵路平車上，由甲地運至乙地。設使此船塢本身有一部份被毀，則損壞的部份，並可以預先建造之標準

部份調換。

我們除發明了修理船及活動船塢外，並在海上獲得一重要勝利。

我們船舶的損失，因此已見減少，此乃一極重要之因素。蓋此時我們造船設備，完全陷於紊亂，如果我們船舶的損失率繼續像前幾月一樣，則我們海外駐軍以及我們的同盟國，究能支持多少時日，殊成問題。

拯救我們的海運，使我們得以維持羅馬尼亞與高加索兩支遠征軍，和我們在遠東及其他地方的警戒部隊的，就是那年冬季海軍所用的改良磁性空中探測器。此器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始經發明，它可測出在海面三百呎以下的大量磁性材料——船體的鋼鐵。

此項探測器，載於一飛機內，該機飛於海上約五百呎之高空前後巡邏。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配有磁性空中探測器之斥候機，多半可將潛水艇所在之處測出，然後以信號通知其他飛機或船艦前進，將該潛水艇擊沉。現在我們所改良的探測器，其效率較第二次世界大戰使用的強百分之七十五。自此以後，蘇聯潛艇襲擊，便已減少，而我們的海運，遂得繼續維持。我們不僅在軍事上獲得勝利，那年冬間，我們並有效地制止了蘇聯破壞我們重要鉅艦的企圖。其後我們復將蘇聯設於北加拿大之四個氣候及雷達站摧毀。

早在八月間，北部防區即曾推測蘇聯或將企圖破壞我們分裂原質的主要來源，這就是在大熊湖上之拉底亞燈港的極大鉅艦區。大熊湖是在加拿大極寒之北部。在九月間，我方探得蘇聯飛機已到達該湖之攝影距離內者，最少有五次之多。

那時我們不知道蘇聯會馬上有原子彈，所以我們推測他們的企圖，是用普通炸彈襲擊。我們相信在北極黑夜的掩護之下——在北極區域自十月至四月概是黑夜——蘇聯或將企圖炸毀該鐵區，使之不能發生作用，或以燒夷彈焚毀拉底亞姆港。

大熊湖距北冰洋不到二百哩，乃一泓巨大的水，湖岸成深齒形，自東至西寬計二百哩，自北至南寬計一五〇哩，是世界第五的最大淡水湖。通過大熊河是馬更些河的主要來源之一。這條馬更些大河知者很少，它流經加拿大西北而入北極海。距湖不遠——實則在大熊河與馬更些河交會處——是新的納曼北極油田。

最豐富的鈾鑛，在湖之南岸腕狀部。鑛口在某懸崖之南面斜坡上，高出湖水而數百呎。此斜坡長六十哩，形成一個半島。

這個地勢殊為重要，它決定了蘇聯襲擊的方式，因半島上所有丘陵均在鈾鑛與北冰洋之間，故蘇聯如以火箭由我方北冰洋前進基地襲擊，難望成功，他們捨用飛機襲擊外，無其他辦法。

在十二月十八日，襲擊的敵機果然來了，共計一打（但其中大概僅有一二架攜有原子彈），然我們已有充分的準備，防空網擴充甚廣，敵機尚未到達加拿大大陸之前，早被我方探悉，並於冰冠灣上空加以截擊。在一個黑夜的空戰中，我方夜間戰鬥機之雷達瞄準器，證明較敵優越。蘇機幾完全被擊毀，僅有二架得以通過。一架飛抵拉底亞姆港，但所攜炸彈，僅係普通爆炸彈，故為害甚少；其他一架投下原子彈一顆，其爆炸地點，距離該港有三十餘



哩，故亦無損害。

蘇聯亟欲破壞我方鈾的生產——美國原子彈空襲之效力，確要歸功於鈾的生產——故於其後四星期內，復有七次想把鈾鑛炸毀；但並未成功。如果蘇聯有充分的原子彈，無疑的也會作更多的嘗試。

因蘇聯空軍擾害大熊湖鈾的生產完全失敗，使蘇聯不得不試行另一種襲擊方法。在二月初，二個雷達站探得大熊湖東南方有飛機徵象，此機似在該處上空環繞，然後向北飛去。雷達站對該機行踪，不能作更遠的追躡，因雷達在北極有若干時期，工作難期良好。

二日之後，拉底亞姆港防禦邊界上有一警戒哨，探得其哨所附近冰凍黑暗處，有動靜的聲息，他招呼衛兵把三個穿了白衣向該港匍匐前進的蘇聯士兵包圍，這三個敵人於短暫而猛烈的戰鬥中，概被殲滅。

蘇軍拖看載有爆炸火藥的小雪車，其目的顯在破壞拉底亞姆港鈾的濃縮廠，這就是說，在那有放射能的寶貴礦物尚未裝上飛機，向南飛往美國之前，即將其炸毀。

我方立即召集全體守軍，出發各處搜索。我軍藉熱度探測器（由一個人的體溫，可測出其所在地）及他們銳敏的官能，在其後二十四小時內，復查獲十四個敵人。滲入的敵，至此已全部肅清。

蘇聯大膽的滲入企圖，因此被我們破壞。此次敵人已經接近，有一隊敵兵確已進到鈾廠圍地之後，方被捉獲；還有一隊則已瀝至圍牆四百碼之內。如果他們拖看載有爆破火藥的小

雪車，到達了目標，則我們鈷的出產，要有幾個月大為減少，而我們將受嚴重的打擊。

在兩個蘇軍身上，搜出小型無線電發報機。這暗示襲擊者，係來自我方北極前進基地，用降落傘降落的。因此我們對加拿大北部各島及北加拿大海岸，開始作新的搜索。

搜索之後，立即證明蘇聯在加拿大北極的預測站，共有四個。它們向西北里亞和蘇聯基地回報氣候，以便蘇聯轟炸機向美出發襲擊。敵人藉此預測站，不特得以預測美國各城市氣候，並可預知北極雷達工作欠佳的時間，飛機不被探悉，可以偷過。

比等預測站成立頗久，並未被我方發覺，因他們的廣播是利用「搏動傳遞」。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雙方均廣泛使用「搏動傳遞」。它是極短的「爆音」來傳訊，其時間相隔甚長，故不易被無線電方向測定器截獲，並用之以決定無線電訊發出的所在。

然此等預測站所在地點，結果被我們無線電方向測定器探悉，於是開始反攻，予以掃滅。這是一種最冒險最困難的軍事行動，需要迅速和精密。傘兵必須準備於未能預知之地點着陸，並對無法預先偵察之敵位置，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打擊。

我們此次無論如何不能失敗，首次攻擊如不能完全成功，則將打草驚蛇，敵可能將其預測站遷移；遷移之後，又不易探獲；而一經探獲，復須實行攻擊，予以掃滅。或者還要更壞，就是首次失敗，將予敵加強現有防禦機會，結果使第二次攻擊，尤為困難。

就我們自己的防禦來說，在這一次的行動中，亦必須將敵現有預測站破壞，並予以奪取，然後於北極地域，增設基地，由是我們的雷達，對蘇聯將來任何新設立之測候站，更可探

測確實，使之不能將寶貴消息，傳達蘇聯。

四個蘇聯預測站的所在地，已被我方探悉，爲了佔領每一個敵之預測站，我方派出二連配有滑雪裝備之傘兵。每一處攻擊部隊，分作三波前進，第一波先行奪取該站，其他二波跟進。第二波担任掩護，第三波担任齎送補給品。第一波決定於離目標三十乃至五十哩之處降落，徒步迫進，以減少蘇聯雷達偵測機會。

此次攻擊任務完成之後，我已作過戰鬥詳報，我乃六個特許廣播此項戰訊記者之一，其經過至爲動人。其時氣候殊不利於我們，傘兵於零下三十八度北極之夜降落，天氣冷到極點，祇要把手套脫下，便要劇烈的凍傷，不說戰鬥，就是由降落地點至敵預測站之長途旅行，也就夠困難，夠偉大了。

衝鋒機槍和手槍都沒有用，開始行進之後，其活動機件即被凍結。第一波士兵，是選定對遊擊戰術受過嚴格訓練的，他們以原始武器的刀，與敵肉搏。所幸每一處的攻擊，均完全出敵意表，蘇聯守軍並無超出百人以上者，故四處敵軍，概被壓倒。我軍於三日之內，將敵所有預測站佔領，完成此最勇敢之作戰任務。自此以後，我們預料由北方航空路所來的敵機，當大減少。

## 第七章 北極之戰

一九五〇—五一年的冬季已經消逝，現已到了春天，我們現在生活，逐漸顯得與平時不同，我最關切的事物中之報紙和無線電，自然也受到嚴重影響，各大城市的報紙製造廠，因原子彈轟炸而毀者甚多，許多印刷廠亦被炸倒。紙張配額極為緊縮，雖篇幅已大為減少之刊物，供應亦感不足，現代文藝讀物，有若鳳毛麟角，出版家刊印任何書籍，必須取得特別許可證，因此新書成了最稀罕的奢侈品。

為使本國不斷的獲悉各方戰況，政府已將一切交通工具移交軍方，電話與電報業務，亦經節減；但在多數城市內，軍方已作有限度之交通開放。

去年冬間，曾設立若干公共無線電廣播站，它們雖常供不應求，特別是在那些不只被原子彈炸過一次的城市中，然而它們確按時報告了種種新聞給我們。

關於我們政治的將來，曾於春間開始熱烈討論。報紙一再預示，一九五二年將不舉行總統及國會改選，惟政府對此拒絕評論，迨至三四月間，大選問題又復囂然塵上。

在四月的最後一週，國會通過延會決議案，旋即由政府命令頒佈，第八十二屆國會會期經總統認可，延至兩院議長聯合提議解散為止。一星期以後，總統以戒嚴令所付之大元帥權力，宣佈一切改選，包括一九五二年之總統選舉，概行無限延期。如遇死亡出缺，州政府官員得由州長遴員替補，州長死亡得由州議會選人繼任，聯邦政府官員出缺，則由總統派員接

替，但須提交參議會認可。

此項宣佈，史無前例。接着政府又發表有關蘇聯生活的報告，這是陸軍情報處於四月二十五日發表的。美國人的注意力，迅即集中於此報告。但我於五日以前，與情報處友人施賓斯將軍閒談中，即獲悉其大略。

去冬及本年春初，不特表示了我們內部力量之增厚，而且發現了若干有利的跡象，一部份軍事評論家，甚至開始樂觀，以爲我們或已越過困難階段。

施將軍告訴我，『此種思想之害處，在能使人民過於樂觀，而將今冬軍方強制執行之許多計劃打破。』

『你以爲人民會開始不安於管制嗎？』

『正是，破壞的時期我們或已渡過，但我們刻正進入真正的生產戰，不容有一分鐘懈怠。戰時沒一天不可以招致不利的挫折，致使整個戰況改變，尤其是此次戰爭，這是你所知道的。』

我問他：『據你揣測，今日蘇聯力量較之一年前如何？』

『你或許以爲蘇聯勢力還相當雄厚，然我的揣測與你大不相同，我們很有理由，相信敵人傷亡已達數百萬或多至千萬，其製造工廠雖經妥爲疏散，然最低損失，當佔其總數百分之四十。另一方面，我們亦有頗大損失。』

『蘇聯於我原子彈轟炸之下，其繼續支持之能力如何？』

「我們施于他們的轟炸，較之受之於他們者爲多；不過他們已學習了較我們現在更壞的環境下生活。我以爲我們於最近之將來，不能希望有任何極大決定性之事件發生，要緊的是本國加緊工作，盡量提高生產量，敵人正埋頭苦幹，我們也要加緊的努力。」

該報告詳述蘇聯國內種種困苦情形。若干區域的口糧，已減至不及我們的一半，無家可歸者計數百萬人，服裝及各種其他日用品如何稀少，人民生活所需被剝奪殆盡，以供應紅軍。

該報告之末，強調施將軍向我所說的，即我方必需加緊工作。

美空軍繼續以原子彈逐日襲擊蘇聯。此種襲擊，較蘇聯加之于我國者多出三倍，在五月間，蘇聯麥田，又被撒播五谷毒劑。

但一若施將軍所預言的，並未得到決定性的結果。各大陸戰場，自我們在德國高麗和海參威沙灘陣地之前哨撤退以來，確無改變。

於是我們與英國於六月間越過世界屋頂，同時進攻蘇聯。美軍完全空運——目標爲西北里亞北極口岸尼內科林斯克；英軍目標，爲麥曼斯克。

我隨英國遠征軍出發，該軍結果極爲悲慘，英軍得井然登陸者，僅一個澳洲裝甲師。澳軍登陸之沙灘，在哥拉半島之極端；但其他部隊均未能達到目的地，澳軍既無支援，則欲通過二百哩之夏季沼澤地而達麥曼斯克，不特不可能，而且毫無益處，澳軍在沙灘經過十日苦戰之後，結果投降。

此遠征軍最悲壯的演出，是在麥曼斯克附近之圖洛馬河口，我乘一架以陸上爲基地之英

國轟炸機，担任射擊觀測員，因此在預定登陸的那天，當英國艦隊拚命爭取集合點遭受極大損害時，我適在它們上空。這個艦隊，與一九四四年突擊諾曼第的強有力英美聯合艦隊，差不多一樣大。

這個掙扎前進之艦隊，尙未到達麥曼斯克區域之前，即遭猛烈攻擊，損失了百分之十五，因蘇聯在挪威險峻之峽口兩岸，設有基地，我們未能將該處之敵驅走，故艦隊自英國出發之後，中經法羅繞查馬英及熊島而入北極海沿途，時被蘇聯飛機潛艇襲擊，加之其時正是北極的夏季，一天二十四小時，全是白晝。

到了麥曼斯克口外，蘇聯以海上放火的戰略迎擊英艦。這種戰略，原是英人所創的，準備對付一九四〇年德國的進攻；它是由距岸二哩之成排的水底油槽，放出汽油，俟其浮至水面，乃以燒夷彈引起燃燒。

英國艦隊之驅逐艦與掃雷幕，曾於是日早晨之掃蕩戰中，將若干油槽及汽油排出口掃除；但大多數油槽，仍然無損，此保護蘇聯海岸線之火壁，幾完全無缺，其情景略似地獄。

蘇人於護運隊的前部完全越過了油槽，始將汽油放出，並不警告，千百處立即起火，大小數百艘船舶，瞬即陷于火海。

行駛緩慢之連兵艦，已陷於絕境。小的船隻我看不見，僅有彈藥爆炸之瞬間火光及船上所職員兵之慘叫聲，（這種聲音，是我心靈上感念到的，實則在飛機摩托轟鳴之下，我不能聽見什麼），表示他們消滅了。

速度較快之兵艦，僥倖逃脫，然而就是在兵艦上的人，死傷亦有數千，尤以在甲板上作戰的員兵爲多。我見許多人燒發了狂，無意識地躍入烈火的海內，沒有人能停船救起他們。其餘護運隊，於隊長和艦長商決其次一行動之際，慢慢的停下來，多數登陸艇，或掉頭回駛，或脫出隊形，均紊亂地擁至火壁之少數裂隙處，亦間有冒險衝出火焰，因而喪失者。同時大的兵艦停泊於向海的位置，有紀律地以火箭和砲彈，通過烟霧，向依稀可見之海岸射擊。

我機上的人，有幾分鐘說不出話來。我們本是展開於我們下面的悲劇之一份子，然我們並未參加演出，幸獲苟全。

卒獲通過燃燒的汽油而未被蘇聯海岸砲兵與火箭擊沉之船隻，共約二百艘，其中僅有幾艘係運兵船，結果是日得以到達岸上的部隊，不過少數。

燃燒的汽油與英國海軍兩者間的不平衡戰鬥，還繼續了二日。這個襲擊的大艦隊，雖損失甚大，然一經發動，自難後退，故後面的艦隊，亦不幸隨了第一批船艦衝入火焰，而增加英國損失。

我於次日回到了倫敦，其時陸軍部的老發言人蘭斯頓上校，面色灰白，作了下面無可如何的宣佈。

他告訴那些來聽取每日官方戰報的新聞記者：『各位：今天我給你們一份最悲痛的公報，這是自我到職以來向所未有的。』



『政府宣佈召回麥曼斯克遠征軍。我們的準備雖極縝密，部隊亦甚勇敢，然大多數敵岸登陸計劃，因遭到極大的意外困難，已證明無法實現，若再延續襲擊，徒然招致生命與物質的無謂犧牲。』

『已經登陸的部隊將無法撤退。』

『我們必須承認英軍已遭慘重挫敗。』

那個夏季。我們自己的遠征軍於進擊蘇聯北極的最後結果，雖不若英軍損失慘重，但同樣的不利。尼內科林斯克經第三空運軍依照計劃佔領；然奪取尼內科林斯克，僅係我們計劃之一部，我們主要的目的，乃在佔領更爲重要之西北里亞的馬加登敵基地，不幸最後判明這是不可能的。

我沒有去尼內科林斯克，但我曾與到過那裏的官兵詳談，他們的經歷，很可用第三空運軍補給軍官韓德勒中校所說的，作一概述：

『我們的技術雖然進步，但在北極，尤其是西北里亞的北極，大部隊的補給，仍無法解決。』

『我們於六月間降落於尼內科林斯克，當時氣候就北極而言，尙屬優良，但以後則均欠佳。』

『可憎的事情，接踵而至，地面的雪到了天暖的時候，便變得太鬆軟，不能降落飛機；如果把雪掃除，則有一層與雪一樣鬆軟的泥土。最後我們空運了許多鋼製着陸席到那裏，以

供鋪墊各跑道之用；但如此一來，就耗費了大量的運輸力。

『雷達和無線電，有一半時間工作欠佳，致影響飛行計劃；但在北極，確非雷達與無線電不可，那裏飛行，不像在美國，祇見白雪茫茫，並無界誌，除非你畢生都在那地飛行，否則沒有無線電，必定迷失方向。』

『一到冷天，氣候冷極，一輛吉普車苟非置之於暖室，則非有半小時不能發動；但保暖需要燃料，此項燃料，亦須由飛機運入。』

『我們有若干奇妙裝具，像有輻射能之鎢絲電燈泡，就是一例。應用輻射能的方法，無須任何電池或外界的發動力，而能使之發光，足供十一個星期之用，確是一種不可思議之物。』

『像這種小巧物，雖可節省一部份必要的補給，但仍嫌不足。因無法儲備大量物資，加之北極冬季業已迫近，故進攻馬加登計劃，遂不得不予放棄。』

我們於一九五一年九月的第二週，自尼內科林斯克撤退。

自此以後，除美蘇兩國之原子彈轟炸機與截擊機不斷的交綏外，北極並無大規模的戰鬥，戰爭的重心，復移到我們本國的戰場。

## 第八章 試管戰爭之開始

在七月第二週，據明尼蘇達南部農民報告，其小麥上發現一種新菌，其形與普通菌無異，但非平常滅菌方法所可殺死，而且蔓延極速，在四週之內，穀類出產地帶之七州，均報告發現大量此類害菌。

我曾訪明尼蘇達大學教授史文生及其他農業專家，他們認明此菌爲普通菌類之一種，據說此項有毒的新菌，或許自然發生的，而且此類生物學的意外事變，是常有的。

然我們都記得蘇聯在八月十一日有過驚人的廣播。這次廣播宣佈，爲報復毒害蘇聯糧食起見，美麥已被一種新菌攻擊，此種新菌，乃蘇聯植物學家綜合培養而成的。

該廣播明確的預示，此菌最少可毀壞我們那年三分之二的麥收。蘇聯廣播員說：『本年秋間敵人糧食將感缺乏，一若我們年來在歐洲的遭遇。美國素有「豐饒之角」之稱，糧食匱乏，這是第一次。』

他繼說：『我還可以告訴各位，蘇聯正在準備其他生物學兵器，一俟完成，即將使用。』

化學兵司司長馬修斯少將及衛生署署長克蘭告訴我，蘇聯廣播最後所說的生物學兵器，意指細菌戰。

馬修斯將軍說：『但是他們嚇不倒我，凡書本上所有的各種病菌，我們均有疫苗可以防

護。而且他們所欲施之於美者，我們可加倍的償還他們。我們所有的攻擊細菌劑，非他們所可匹敵，復有更多的飛機，以供撒播細菌之用。』

不幸蘇聯用以攻擊的細菌，判明並非書本上所有的。

攻擊於一九五一年十月開始，這是莫斯科廣播警告後兩個月。起初覺得並不利害，不過普通流行性感冒，傳染的人亦不多。

但以後便開始蔓延，據醫生報告，已發現一種驚人的偶發病，他們稱這種病症為極嚴重之流行性感冒與一種惡性肺炎，患者時有死亡。後經各種診斷，證明此係一種怪病，感染者或經約二星期之重病，而後獲愈，或迅即死亡。

此時蘇聯原子彈攻擊方式，亦已開始改變，他們利用潛艇放射遠程火箭，結果不藉飛機，其火箭可遠達內地二五〇哩處，其打擊的效力，因此大增。

在蘇聯新型火箭與奇特病菌夾攻之下，生產開始下降。迨至十二月，伊里諾斯州以東之軍火工人患病的，在百分之十以上，工作效力大受影響。

工作效力復因恐懼而減少。胆小的工人，雖略感傷風或僅開始噴嚏，便立即就寢，不敢進廠工作。工人中雖不乏嚴守崗位，不肯輕易請假者；但醫生自己亦不放心，因對於許多發現有氣管傳染徵候，甚至傷風的工人，是否可讓其繼續工作，均不能斷定。

此種怪病，最後經判明確係一種流行性感冒，是由類屬流行性感冒之病菌所引起的，於是真相大明。這種傳染病並不平常，是蘇聯應用其實驗室中培養之病菌所施之攻擊。

新英格蘭被這種可怕的傳染病攻擊特別利害。以後不久，大家都稱這病爲「蘇聯的流行性感冒。」我於一九五二年一月新年，赴波士頓探訪關於政府對此病之治療及使該地人民繼續工作，俾戰時生產不致停頓的消息。

波士頓自被原子火箭襲擊之後，我並未去過，這回算是第一次。東波士頓航空站之格納庫及管理處，已被炸毀，代替的航空站，在佛拉明漢。此航空站業已擴大，航運業務多半轉移於此。我於是日清早在那里降落，並設法搭上了衛生隊長尹斯洛至馬薩諸塞總醫院的一輛軍車。

尹斯洛隊長告訴我：「你若看了城裏那個區域的遭遇及我們醫院擁擠的情形，那末你對於我們驅除此病的工作，便能更清楚的認識。各大醫院均於數月前被軍方接收，但我們現在對於軍民無分軒輊，一律收容。」

我問他人民自己對於治療的工作怎樣？

他告訴我：「經我診視的市民不多，僅有那些到我所駐的馬薩諸塞總醫院就醫的；但我們沒有長久的診視他們，你知道這種病菌甚是利害，一經傳染，除非於兩星期內將其驅除，則可致人死亡。」

我說：『是的，此所以我極力想探悉市民治療的方法。』

他說：『據我所聞，市民治療工作做得很好。大醫院概被軍方接收之後，所餘者僅私立醫院，施診所及家庭，可供市民診療之用。我們將所能節餘的醫務人員包括若干看護，供給

他們，但總是供不應求，於是他們從事組織了一個市民看護隊，男女自動參加，以工作餘剩時間，到臨時成立之家庭診所及醫院服務，他們的工作，確實偉大。」

我問他：『你知道目下城裏有多少患此症的？』

他搖頭答說：『我知道，但那是機密的情報，無論如何不能向你或向大眾宣佈。』

我問他：『你認為對此傳染病蔓延的預防，已有了進步或已能予以遏止？』

他答說：『我覺得我們的工作很不錯，但答案究竟為何，你想必知道。我們需要一種疫苗，我們若有此種疫苗，我們能把此病撲滅；如果沒有，則僅能枝節的對付。』

『你以為爲波士頓被這種病菌襲擊得很嚴重嗎？』

『很壞！尤其是下半城——我們附近及向下走去經過南火車站沿途，而轉東波士頓。』

我們到達醫院之後，尹斯洛隊長將我介紹於哈爾本上校，他是該院負責的人。哈氏立即將軍方接收之本醫院及其他醫院的組織，向我說明，並告訴我該醫院內刻准予出院之病人，幾達百分之七十。

他又說：『這並不是說他們已完全恢復了健康而出院，無論何時，一個病者病愈之後，總是疲弱，而且通常體重大爲減少。』

『對於那些可以回家的市民，已諄囑他們如果可能，須再安臥兩星期，然後並須靜養若干時間。』

『凡是自己家中無人看護的市民，則送往已經設立的各市民病後療養院。此種療養院，

有的設在大的私人住宅內，有的設於教堂及學校內。可能時我們對那些回家靜養的人，亦供給家庭看護。至於軍人，則當然轉至此地各兵營。』

因哈爾本上校在數分鐘內，即須赴該院各處巡視。他請我隨同前往。此行除見患者特別擁擠外，並沒有增長我任何普通知識。這個醫院病人之擁擠與工作繁重情形，與我在原子彈炸後之芝加哥，第二次大戰時之歐洲和內戰中之西班牙所見者相同，其景象之慘，令人不忍卒視；尤其在一個素以醫院林立著稱之城市，倍覺悲慘。

當我們離開某廂房時，哈爾本醫生問我是否欲參觀一些患者，尤其是被閃擊波士頓之輻射灼傷的病人。我決意不參觀，但我告訴他，今晚我於WBS 電台廣播時，我想波士頓受害情形，亦應順便報告。他叫我坐他的車子沿查理士至波爾斯頓，然後直下特里曼特街回去。

他說：『你須由那裏步行至南火車站區，我想你應得看看這個區域，我的司機恩里特熟悉這些路徑。』

我謝謝他。迨他表示次日要帶我到其他醫院參觀，我立即答應。

一顆原子彈對熱鬧城市所加的破壞，我雖見過；但像波士頓下半城那種樣子，實非我夢想得到。第一個破壞的跡象，是波爾斯頓街一帶，那裏所有商店陳列窗，概被震毀，亞靈頓與特里曼特之間那些商店陳列窗和一切高樓大廈的窗子，亦復如是，其威力幾乎要把全區摧毀。

但通至特里曼特的那些街道的景象，一排一排的毀壞房屋在我面前展開。那裏所有的舊式石建築物，現已成了亂雜的瓦礫堆；新式建築物，則僅存許多鋼骨。這種景象，使我想起了被閃擊過後之三〇〇個歐洲城市，由倫敦至華沙所見的慘狀，到處是殘垣敗堵，大多數街道，沒有那個去清掃，倒塌物仍讓它在原處擺着。

波士頓雖是我常來的地方，但覺得整個城區已經改觀，以前很著名的目標，現在均難認出。特里曼特街道邊的小建築物，已被炸倒，都靈飯店已成廢墟。我們愈向前進，破壞亦愈嚴重，埃斯克沿街的舊式建築物概被摧毀，所留者，殘磚斷瓦而已。

大西洋路不能通過，南火車站現已化爲無有，僅有一大空坪，沿着許多排房屋，表示是車站及其各種車棚的原址。我們擇定了沿外緣的路徑前進，見船塢設備已被摧毀，然後我們循大西洋路走回。我所記得的倉庫及大廈，現在不是百孔千瘡，便是一堆瓦礫。路上極難走，但我因想看看商業區的破壞情形，故主張走捷徑，仍回到車子裏。

我們沿夏街出發，此街恰在特望西爾之下，以前的商業區和波士頓零售中心，即以此處爲起點，現僅見許多殘破或焚餘的建築物。更進至夏街以上，戈登及霍衛等大百貨公司的建築物，都只存破碎的空殼。

我們再越過華盛頓街。出了特里曼特街，便可看見烽火山。此山亦被猛炸，山頂上的州議會已倒塌，地上一大堆的紅磚和扭曲的鋼骨，仰望山上，州議會閃爍輝煌的屋頂，亦不見了。



恩里特指着那業已摧毀的區域說：『由此直下幾至河邊的沿路，都像那樣。我們很幸運，破壞的區域至醫院為止，並未再接近我們。』

我問他：『劍橋怎樣？』我知道劍橋是沿着查里士河與波士頓接界，那裏有許多大工廠。

他告訴我：『不錯，破壞最利害的地方，就是這一部份和沿河岸一帶。』

那日晚上，我作了一個廣播報告，並於次日早晨會見了哈爾本上校，恩里特再給我們開車。我們參觀了不列頓的以色列和聖伊利沙伯醫院之後，復出城至牛頓醫院。

哈爾本上校說：『這可以給你一種機會，看看全區情形。』這是一趟難受的旅行，增加了我前一天看到的慘狀。我問哈爾本上校，我們是否可以中途下車，訪問市民病後療養院。他領我到溫特華斯荷馬故邸，那裏有一舊式寬敞舒適之牛頓住宅，現已改爲療養院。他告訴我溫特華斯早已遷往哥羅拉多。他有一子現在海軍，我並且知道還有一女在空運隊婦女部，但她死於飛機失事。

此療養院除了大多數病人均能散步外，極似醫院。那廣闊的園場，確便於病人散步，不過房屋恰和醫院一樣擁擠。

我得到與一些病人談會的機會。福萊告訴我，他奉調至窩忒玳某裝配廠工作，到後一星期，即被流行性感冒傳染，他以前是在昆齊造船廠工作。『我雖有一個兄弟死於「蘇聯的流行性感冒」，他說：『但我幸得沒有其他家屬。記得在世界大戰時，我已得過此病，那是第一次。彼時我年尚輕，病勢沒有這次利害。這次的病是忽然而來的，體溫極高，我覺得甚至

醫生尚未請來之前，便要燒死，幸得他們即把我送進了醫院。」  
他今年五十四歲，雖體重減少和瘦弱，但希望再過三四星期，便可回去工作。

因為這些患者都是平民，所以沒有年輕的，僅有少數女人，年齡在卅左右，其餘的都是四十以上的人。我曾和一個行將出院的女病人索芬孫太太談話，她有丈夫和三個小孩，他們截至現在都很平安，她主要的煩惱，就是回家之後，將如何使丈夫和自己精神強健。

她說：『食物的配給，較我來療養院時，尤見緊縮。那時我所應享有的東西，就難完全得到。我的小孩現由我姊姊照顧，她住在蘇德堡，她有了他們的配購證，所以她想要的，大半可以得到，我丈夫和我在過去三個月，便無法取得必要的食物。』

每個病人差不多都這樣的訴苦。食物對於婦女，在歷次戰爭中，均是主要問題，因此我並不以為驚奇。其他與我談話的男人，均急欲回去工作，其中雖有一部份人深恐再得流行性感冒，躊躇不決；但醫生已告訴他們，那是絕對不會的。

我與哈爾本上校於驅車赴佛拉明漢航空站途中，曾談論這個問題。

他告訴我：『大概不會再發，患過一次之後，有永遠免疫力。此病雖不易驅除，但與許多其他傳染病一樣，確有共同的免疫力。我們的問題有二；盡我們的能力救治已患者和設法免得防止此病的疫苗。我們正在這兩方面極力苦幹，我們在波士頓這裏的工作，可作其他地方的模範，我想我們所做的，是一種實際的工作。』

我同意哈爾本上校的話：『工作確實不錯，希望你們馬上獲得疫苗。』

他樂觀地點頭：『我們一定可以獲得；從事此項工作的，都是國內最好的科學家。』哈爾本上校所說的，確實不錯，最後衛生署長克蘭，於四月十四日向全國宣佈了我們大家月來以極度焦慮之心期待着的消息。

他宣稱：『我們實驗室對於蘇聯散佈的傳染病，已發現了一種免疫苗，你們所住地方之醫生和醫院，都有這種疫苗，可以供給，下星期內，大家可到附近或自己的工作地點接種；在二星期內，「蘇聯流行性感冒」，將成過去的陳跡。』

雖然如此，在這種傳染病大流行的六個月中，死亡的人數，確實可驚，美國人死於此疫者，計有七十餘萬，較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全部死亡數多出一倍以上；另有一千七百萬，因染此疫，以致幾星期或幾個月不能工作。

我於克蘭署長宣佈之後，即赴馬理蘭之伯斯達衛生署實驗室，探聽此疫苗發現經過，旋經惠斯博士告知我，此疫苗是怎樣發現的。他是一個謙遜的科學家，此項研究工作，就是由他領導，他們於大敵之前，獲得此項發現，確是一種偉大的成就。

惠斯博士開始說：『我們極爲僥倖，找到了一種對付「蘇聯的流行性感冒」的方法。這是一種新的傳染病，爲了戰爭目的，由實驗室特別創製的，它是屬於傳染病的一類，其蔓延至速，對付不易。』

『它是醫學界所稱的空氣傳染病，像普通傷風一樣，直接由咳嗽或噴嚏傳染，一經發生，其蔓延之速，有若閃電，它由飛機像噴霧的散佈於我們中間。』

『還有一層，「蘇聯的流行性感冒」，乃一種細菌病，你知道嗎？』  
『不大清楚。』

惠斯博士向我解釋：『細菌是一種極小的微生物，許多危險病症，像流行性感冒，天花，黃熱病及小兒麻痺症，都是它們引起的。』

『像盤尼西林及鏈黴素這些藥品，對於細菌均無效驗，實則任何細菌病，均無特效治療法，一經傳染，不管醫生怎樣治療，此病簡直循它自己的行徑前進，病者在數星期內，或死或愈，悉聽運命。』

『對付細菌病的唯一辦法，就是預防，即以疫苗注射；自然，疫苗是具有極端專門性的，每一種病，需要一種不同的疫苗，「蘇聯的流行性感冒」，既係一種新的傳染病，所以我們沒有適當的疫苗。』

我說：『蘇聯所算計的，就是這一點。』

『發明疫苗，通常是一種堅苦的工作，且需長久的時間，這是事實。我們費了四個星期，纔決定這是一種細菌病；決定之後，必須把動物來試驗，復經過了五個星期，方在若干白鼠中間確定了此病性質。』

『因有許多病鼠可供試驗，所以我們得將病菌隔離，於是到了決定階段。』

『各種普通流行性感冒疫苗的製造，係使病菌集中，然後以紫外光或某種化學劑將其殺死，把這種殺死的病菌，拿來給人類注射。』

『對於「蘇聯的流行性感冒」病菌，能否應用此種方法？很幸運的，我們對白鼠所行之試驗，證明幾有百分之百的效驗。並在白鼠身上經過了另一重要試驗——它是沒有毒的，你知道這是一個重要關鍵，許多可能調製的藥劑，都有強烈的殺菌力，但可惜病人也會被殺死。』

『其次，我們必須將此疫苗就人類重作試驗，這又費了三個星期。同時羅克斐勒學院之科學家，乃從事研究製造法，俾此疫苗試驗成功之後，立可大量製造。』

『你可知道這些手續怎樣的繁瑣，普通需要幾年才能完成，而我們在六個月內，便已成功，這確是特別僥倖！』

## 第九章 以牙還牙

我們對蘇聯細菌攻擊積極防禦之際，我們自己的生物學戰部隊，並未偷閒，在四月間便已開始攻擊，這僅是以細菌連續打擊蘇聯之開端呢。

我們最初的細菌兵器，也是用一種自空中撒播的傳染霧；不過我方所用的是巴士特病菌，而不是流行性感冒病菌。巴士特病菌在歷史上，是最兇狠的劊子手。

巴士特病菌所引起的病症，計有兩種：一為鼠疫即「黑死病」，通常由已染有此病之蚤嚙咬而發生的，在過去幾世紀中，歐洲曾經發生過三次這種病，幾把整個歐洲人民毀滅；其他一種病症，是肺炎，由呼吸了巴士特病菌而染得的，尤為惡毒，除非用一種疫苗注射，它在四日之內或不到四日，便有百分之百確實性，準可致人死亡。

此項肺炎傳染病菌，乃第二次世界大戰行將結束的幾星期內，由某海軍研究機構發明的，現在拿來轉變更殘酷更可怕的戰爭形勢。

三個月後，我們於細菌戰方面，復予敵以另一嚴重打擊，這是一種新的窒息性虎列拉——一種極兇的虎列拉，由特別訓練之傘兵隊撒佈於蘇聯飲用之自來水內。

那時我們生物學戰指揮官克萊提森伯利中將告訴我：「這或許是致命的打擊，而可獲戰爭的勝利。我們知道蘇聯對於此病，並無任何疫苗。窒息性虎列拉的病源體，恰像一蘇聯的流行性感冒」，是一種新的。蘇聯對此唯一的防禦，就是嚴格的講究衛生，比現在他們可能

辦到的還要更嚴格。

『尚不止此，我們於決定予敵以各種可能打擊，俾取得決定性的有利戰況之際，隨即以另一種植物的內分泌毒素，撒於敵之農場，使穀類農作物在收穫前之幾星期，即告枯萎；此時我們復增了一點新的內分泌毒素，以腐蝕植物之根，而打擊蘇聯另一種基本農作物——馬鈴薯。』

對於蘇聯的家畜，則用蔓延迅速的利害牛疫菌，使之傳染。此外我們繼續以原子彈，襲擊那些現尚存在且爲我們飛機所可飛到的蘇聯城市。在陸軍情報處工作之友人施賓斯准將告訴我，蘇聯由於這些打擊所受之損失和死亡確數，我們或許永遠不會知道；然敵人所受傷亡，一定有數十萬或數百萬。但這些打擊，仍不足使我們得到決定性勝利，因爲敵人，亦富於苦幹精神。

同在那年的春季，我們自己的農作品，復有一大部份損失。受害最甚使我們食物配額不得不再行縮減的，是春夏間的菜蔬收成不佳。

我們對於蘇聯應用新的葉澀病和黑穗病，以減少穀物收穫，雖不無防範，然對於蘇聯另一種細菌腐蝕劑的兵器，則並無充分防禦。——對新的生物學兵器，誰都沒有完全的預防方法。有十餘種重要蔬菜，於成熟之前，即被此腐蝕劑摧毀。我們本來預期在春夏間可以得到更多的新鮮的食物，這樣一來，又須再緊縮腰帶，故倍感困難。

食物方面既受了打擊，自然影響我們海外駐軍。在近東的部隊，特別感覺食物日漸缺乏

。這些部隊，早已遭遇着最困難的補給問題。

我早已急欲到高加索，但不是北美廣播公司要我到別的地方，便是交通不便。我們雖有新式防禦兵器，然蘇聯的遠射程火箭，潛艇及其他武器，在我們羅馬尼亞和高加索立足點入口處，繼續沉傷了我方不少船舶，所以艙位極寶貴，除戰鬥補充外，軍方不願載任何人到該戰區。

然而在八月間，卒得軍方通知，可以前去。我乘飛機由伊士坦保爾橫越博斯普魯斯至斯庫台里，我們近東的總司令部，即駐於此。由斯庫台里取海道至高加索橋頭堡。

很幸運我的艙位是分配在護航隊中一隻快速的巡邏魚雷艇上，而不是一艘大船上，後者於航護隊曲折通過黑海向沙灘陣地前進之際，被蘇聯感應炸彈擊中者，不下五艘，其中三艘被擊沉。

在我乘的1601號巡邏魚雷艇上指揮高射火箭砲的，是一個年輕的一等砲手，名享得利克遜，他對我說明蘇聯的炸彈如何使用，它們好像我方的滑翔炸彈、有小翼和火箭摩托、使其射程可達三四十哩，由遠在地平綫上看不見的飛機投下。該機僅把炸彈投於敵護航隊大概的方向，其餘的工作，則由炸彈頭部的感熱裝置去做，它於感應船舶發出之熱以後，即自動駕駛炸彈向着船舶。

享得利克遜說：『除頭部具有一小型熱的探測器以代雷達裝置外，它極似我們的雷達感應炸彈。我們也有感熱炸彈，但沒有蘇聯用得多。』



坐在搖擺的船艙內，而且被感應炸彈追躡着，這種景況，實覺可怕。一隻小船因高速汽油引擎所放出的熱，與大船一樣多，感應炸彈不能分辨清楚，所以它追擊小船，恰和追擊不易逃避的大船一樣。

雷達預行警報我方掩護機隊，謂蘇聯積儀感應炸彈之飛機業已迫近。蘇機雖被我方截擊，但於第一次襲擊中，已投下了一打這種炸彈。

有兩顆炸彈，是以「101」號巡邏魚雷艇為襲擊目標。它們很大而且落下很慢，雖肉眼亦可看見。

我們正想閃避那兩顆炸彈之際，「101」號巡邏魚雷艇的引擎的吼聲震耳欲聾。船由這邊轉到那邊，浪花由窗戶打入，艙內大家的衣服完全濕透了。此時船已逸出了常軌，初則向左，繼則向右，然後極力向左，再後極力向右，幾乎兜了一個圈子。

那兩個炸彈，正輪流作同樣的運動，它們直向我們而來，一步一步的迫近，我愈看愈怕，正自念「快完了」！適有一串灰色曳光彈自「101」號巡邏魚雷艇上兩架重機槍射出，在空中撞着其中一個炸彈，並將它摧毀了。

其他一個感應炸彈，落於距我們七十五呎之水面，幸得我們船小，如果是普通的大船，那一定要被擊中。就是這樣，其爆炸力幾使我們的船傾覆，其時掌舵的是蓋特斯船長，他是印第安那人，賴他技術純熟，使我們的船閃避到炸彈的側面。

我到達沙灘陸地之後，發現困守該陣地的第五軍和業已由陸路攻入高加索之第七軍，均

預料蘇軍不久便要進攻，第五軍情報科長馬倫上校告訴我，蘇聯着手組織反攻部隊，已有兩個月了。

他宣稱：『我想蘇軍將首先進攻我們，因我們孤立在這裏，且較第七軍爲弱，一切補給路綫，都要受到蘇軍截擊，而第七軍則可由陸上運輸補給。』

『此外我們距巴統油埠極近，而第七軍則在接近土耳其之山內，因此第五軍就蘇軍看來比較重要。』

馬倫上校的預測，確是不錯。十月二日紅軍即猛攻沙灘陣地北面。蘇軍攻勢是由北向南而達巴統，企圖在巴統附近，粉碎第五軍，此地現尙在蘇軍手中。

第五軍很想抵抗敵之攻擊，但缺乏抵抗的工具。紅軍以其一慣的方法進攻，始則於選定之某小地區，以大量的爆裂彈轟擊，繼則於火炮停止射擊之數秒鐘內，由步兵吶喊衝鋒，其後又是彈幕和另一次步兵前進。敵人每日都奪回幾方哩地。

我對於蘇軍彈藥的浪費，殊覺驚異。蘇軍於人民和工業中心受了美國兩年半之破壞打擊之後，如何能有這樣多的補給？以後我才知道，紅軍自麥曼斯克戰役以來，對於彈藥，即經妥爲節用，以應此次攻擊之需。

我們於第七軍發動牽制襲擊的時候，方鬆了一口氣。其襲擊目標，爲隔離五七兩軍之蘇聯走廊。

第七軍乘敵不意，忽然進攻，結果嚇赤少將之第十四山地師於三日之間，由南高加索疾

進了三十哩，使那個走廊變狹，寬廣僅有二十一哩。

第五軍司令部得此消息，極感興奮，官兵無不狂歡，大家都以為第七軍或可將走廊完全打通，使兩軍實行會師。自一九五〇年五月兩軍最初奉派進入高加索以來，即以會師為目的。

不幸我們的希望，中途夭折。第七軍發動攻擊之第四日，於山地前綫遇着暴風雪。其後風雪雖然稍停，但那年在高加索戰場不會再有重要的戰鬥，是很明顯的。

同時沙灘上的天氣，依然晴朗，黑海岸距離山地雖僅數哩，其氣候完全不同，因此蘇軍得繼續向第五軍進攻。

到了十月最後一週開始的時候，紅軍已佔有沙灘陣地整個北半部，於是我們奉令撤退。實則我們最高統帥部，已決定將黑海區域之所有前進陣地概行放棄，所以在其後兩個星期中，我們不特退出了第五軍之沙灘陣地，並且將兩年以前所佔領的南高加索及羅馬尼亞海岸地區，完全放棄。

因蘇軍決定盡量利用砲兵，以增加我軍的死傷，故沒有一處撤退容易；雖然，各地撤退工作，仍復有效地完成，並於土耳其將我軍重建立起來。

我乃最後離開第五軍沙灘陣地的人員之一，我與馬倫上校及其僚屬，恰好在該陣地陷落前二日，乘巡邏魚雷艇撤退，其時紅軍的砲兵，精確地一直追擊我們到海外。

## 第十章 本國戰場報告

我返抵美國之後，復奉北美廣播公司之命，赴國內各地旅行，採訪本國戰場新聞。

我所見的情形，使我深覺感動。我去國雖僅三月，但似乎相隔很久，目所接觸的與昔大不相同；這不是三個月的變遷，簡直是三年了。

領略過原子彈恐怖的城市，比以前更多了；敵撒布傳染病，成了異常的威脅。一九五二年的稻麥被蘇聯飛機播散葉澀病和黑穗病而摧毀者，在百分之七十五以上，以致一九五一年已經削減之食物配額，今秋不得不再行縮少。比較不重要之烟草生產產品，以烟草耕地減少，亦經嚴格配置。

我們人民對於這些困苦，以驚人的精神忍受着。他們知道蘇聯人民的生活還要更艱難。不特如此，我們發現我們內部蘊藏了可恃的力量源泉，一度驚擾過去之後，如芝加哥最初被原子彈轟炸後所見情形，美國各界，仍能設法繼續工作。

我於此次旅行中，共訪問了十七個城市，下面報告的，僅華盛頓和洛杉磯兩處所見情形，它們在各方面是可以代表各地的。

自戰爭初期以來，華盛頓便不是我國政治的中心。最重要的政府機關，如總統府，國務院、陸海空軍司令部及軍需工業部等，於戰事爆發之直後，即已撤退。陸軍部甚至把五稜堡都放棄了。所有機關均遷入了地下辦公處，或盡量疏散至各地。雖然，在我們心目中，華盛

頓仍係首都所在地，而且那些留居當地的市民，其堅忍精神，特別令人感動。

我乘賓夕爾瓦尼亞鐵路赴華盛頓。在三年前，賓夕爾瓦尼亞幹線上紐約與華盛頓間，每日規定經常有八十次客車，遇必要時，並可增開，以光亮亮的流綫形電氣火車頭拖着；這一段路綫計程二二六哩，恰好走四小時或不到四小時。現在我所乘的，是緩慢的蒸汽曳引車，每天僅有客車四班，每一方面二班，要走九個半小時，乘車需得政府許可。

快要天亮的時候，火車到達華盛頓。聯合車站北端和若干車棚，於第一次蘇聯原子彈襲擊時炸毀，破壞物早已掃除並妥爲堆積；但出了那個燈火管制的車站，仍像蔽目作障礙競馬一般。大家時常相撞，而且有時撞著意外的障礙物。

華盛頓一若其他城市，少數殘餘的出租汽車，經留供重要公務和緊急之用，並須經當地戰時運輸局核准，故車子租到之前，天已大亮，我始離開車站。

我首至民報大廈，該廈已有一部份被毀，其中有二層已改作新聞及無綫電人員臨時寄宿舍。我於途中得見壯麗的聯邦三角建築區的主要部份，它是華盛頓偉大建築之中心。

昔日華盛頓各大街及林蔭大道上成列之美麗樹水，已不存在。我車所經過的多數街上，原來植樹的地方，已成了長列的瓦礫崗。

炸首都的四顆原子彈，沒有一個落到聯邦三角建築區內。第一個炸彈最近，其爆炸零點在西北之羅特島路與第七街附近，距三角建築區之北面幾達二哩，加之聯邦政府建築精良，美國對於政府辦公大廈，一向力求堅固耐久，不惜任何費用，故大部份仍屹立無恙，不過都

帶有敵彈襲擊的創痕。

國會議事堂的輝煌屋頂，依舊存立，現已用沙包完全掩蓋，但頂上的光耀自由神像，已不見了，而供參議院議事廳用之北廂房則已被毀。

在國會議事堂與聯合車站間之參議院辦公大樓，有半道牆已被衝破，其傷痕處以醜陋的磚塊臨時填補。在國會議事堂之另一邊，係衆議院辦公之古式大廈和國會舊圖書館所在地，其形狀尤壞，似乎不能再用。

在第七街的案卷保存所，似未受損，但其後部則毀傷殊甚。此保存所在國會前方面向憲法路。那個淡紅色大理石建築之美蘭美術陳列館，亦受到嚴重破壞。案卷保存所和美術陳列館被炸的時候，自然空無一物，其歷史的及美術的珍品，早已搬至地下室，妥爲保存。

遠在西面的憲法路及賓夕爾瓦尼亞路上那些政府機關如司法部，工商部及郵務部，均用許多大沙包局部的掩蔽着。我見若干沙包因放置日久，已長了蔓草。

沙包僅作了一部份的掩護，每一道牆上被炸破之缺口，均臨時以磚塊補綴，這些牆壁，原用凡蒙特花崗石及印第安那石灰石築成的。所有窗子，均用木板或磚堵塞。

財政部與國務院辦公大廈，大半被炸毀，僅有一部份尙可使用。

白宮得以倖免，算是奇蹟，其窗戶已被碎，牆壁油漆亦燒焦；但它依然無恙，恰像一八一四年英軍襲擊華盛頓一樣。又座落在憲法路林蔭大道下段的無上光榮之華盛頓紀念像，亦未波及。

本城其他區域，較聯邦三角地帶被炸更甚。落於鄰近哥倫比亞區之勿爾吉尼亞組合地域內之一個火箭，摧毀了五稜堡之南面，夷平了國民航空站大多數建築物，並炸斷了橫跨波托馬克河的兩座橋。那個航空站和第十四街公路橋已不能使用，其他一座橋，即南鐵路橋，已設法換了一種單軌構架物，此橋對於華盛頓通常必須由南方運入之食物及其他供應品，現僅能負起一部份運輸責任。

華盛頓兩個主要住宅區，一個是佐治市，一個是西北區，差不多都成了廢墟，因此發生房荒。華盛頓人口雖以主要軍事機關及殘存之政府辦公處任何不必要人員之撤退，已減至四十萬，但住宅仍感不敷。人民以雙層舖，甚至用三層舖，住於亭子間，地下室及半毀房屋內；或寄居於政府臨時建築物內，此等建築物，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即已棄置不用；亦有自廢墟中重建茅舍，或利用軍隊舊營幕，聊蔽風雨。

其後三日中，我訪問了本市十餘個家庭，下面是我所見的情形：

崔勒約翰和亞玲兩夫婦，男五十三歲，女四十六歲，住於哥倫比亞路附近俄克武德里一個部份已毀的二層樓內，其臥室在第二層靠背的一間。他們自己的房子在第十二街，已完全炸壞，幸得其時他們倆都在外工作，男的是海軍砲廠修理匠，女的是專利特許局書記。

他們現住的房間，長十呎寬十二呎，小到無迴旋餘地。所有用具，都容納在這個房內——一小桌，上置食器一套，一椅，一舖狹窄的單人床，他倆都睡在這床上，一個棹上擺的無線電收音機和一個食物櫥，在食物櫥內，放着他們自其住宅炸毀以來所能購置的衣著，一套

女夜會服，一件家庭所穿的女衣，兩件寬闊的外衣，兩雙木棉絲長統襪，兩件女襯衣；一件被風，一件法蘭絨男襯衫，兩件棉襯衫，一條粗棉布褲，三雙短襪和兩件汗衫。崔勒先生身上所有的衣服和鞋，就是他僅有的衣著。

崔勒太太說：『最難過的就是晚上，在燈火管制中不能活動——九點鐘後便沒有公共汽車——並且各電影院都關了門，沒有地方可去。』

『如果能利用無綫電，那也還好，我們的收音機，與我們的房子同時損失了，約翰設法由他的朋友處取得現在這個收音機，那個朋友已加入海軍；但自大電廠被炸之後，電力不足，不能同時供應電燈和收音機之用；而約翰又回家甚晚，到了我們晚餐吃完的時候，電流便停止了。』

崔勒有兩個兒子，一個名叫亞爾登，一個名叫小約翰，都在陸軍，女兒名愛蘭，是一個志願婦女陸軍輔助團團員。小約翰曾負傷，但現已傷愈回隊，他們都在海外。

崔勒太太告訴我：『我們極幸運，按時得到他們的信，這些信件是送到我辦公的地方。如果我們要靠普通的郵差送到家來，我會急得半死。普通郵差是靠不住的，並且他們現在對於住戶的信件，已不再送，必須往郵局自取，那要排班站候幾小時。』

在猛烈空襲後之華盛頓，交通事業的變壞，不僅郵政一項，首都各電話局被蘇聯火箭摧毀或損壞的，在半數以上。有若干地區，包括崔勒所住地方，僅有少數軍用電話，其使用限於公務及緊急事件；另外有些地方，各綫號碼繼續的零亂。電話局沒有一個未受損害，有的



電話局設備已被移到較緊急的地方；就是未被遷走，亦缺乏修理的工人，遇電話機或大的自動機件損壞，祇好讓他損壞。

崔勒太太由上午八時工作起，一直到下午四時止。她到家之後，便上街購物。她附近店舖因受炸彈損害或因人手缺乏，差不多有三分之二業已關閉，所以她每天上街購物要花費兩小時。

崔勒夫婦所擔任的，都不是勞力的工作，所以他們每日的口糧爲一七〇〇卡路里；軍隊口糧是二一〇〇卡路里。

以工作的繁簡，決定口糧的種類；但每一類口糧的配給，均較最低限維持健康需要量少百分之二十，而且配發食物秤兩不夠。那年因損失大部份穀物，政府不得已遂下令宰殺家畜，以節糧食，當時市面上肉很多，但現則甚爲稀少。

崔勒太太談到：『各店出售的主要商品，就是馬鈴薯，天呀！它們最好稱爲馬鈴薯店，而不要稱作食品店，它們捨馬鈴薯外，向來沒有過其他物品。』

就目前來說，此有限口糧對於崔勒夫婦的健康，尚無特別影響，他們的隣人奧爾喀，則比較不幸，已染着猩紅熱病倒，那時華盛頓此病正大流行。奧爾喀年齡四十九歲，是勞工部職員。

此傳染病於我訪問之前六星期始發生，據報那時患者將近萬人，此病和專傳染小孩的普通猩紅熱不同，對於成年人亦往往能致死。

在最初發生的時候，我們不知道那是敵人另一種兵器，初僅限於首都，繼後蔓延至其他城市，由是我們開始懷疑，旋經醫學界研究予以證實。

我離東部之前，曾往訪發現「蘇聯的流行性感冒」疫苗之惠斯博士。他的實驗室在伯斯達，距華盛頓不遠，我想探得關於此項新的傳染病的消息。

惠斯博士說：「發生猩紅熱的原因，可能是生活不良，人多擁擠，飲食欠佳，工作過勞及精神緊張。我們在找出此病係由一種新的猩紅熱球菌所引起之後，始確定它是敵所撒佈的。」

「但生活狀況不良，對於任何病症的發生都有關係；設使身體健康，則不致傳染，即使傳染，亦不致若何嚴重。」

其他我在首都所訪問的家庭，其遭遇較崔勒夫婦尤為困難，例如哥爾麥克夫婦，他們所住的房間，有一道牆開了一個大洞，用一塊帆布遮着。

哥爾麥克四十一歲，是一個技師，他在大衛崔勒模範船渠做夜工，此船渠恰在哥倫比亞區之外。其妻三十六歲，是在空運基地做日班。

哥爾麥克太太說：「哥爾麥克的工作時間，確實太苦。在本市我們這一區，每天僅有二小時——由下午四時至六時——烹飪用煤汽，他在四點一刻就要離家去趕海軍交通車——因電車已停駛，除乘海軍交通車外，——無其他方法可以前往工作——所以除假日外——他每月有一天休假——他終年沒有吃過烹調適當的餐。飲食不良，對他已生影響，我由他的面上

可以看出。」

哥爾麥克房間那個帆布補綴的牆，是使他們無法保暖的第二種原因。哥爾先生在一所已毀的房屋之廢墟中，找到一個舊式煤爐，以替代他們家中的暖汽管。此項暖汽管，現已不能使用。但他們那個大腹便便的朋友（指煤爐），祇能稍稍禦寒，而且對燃料的胃口甚大，難以供應，他們平均三日僅獲得一日的煤炭，或木柴。三日中間有兩日，哥爾夫婦必須以毯子把他們自己包起來，用以保暖，或回家之後，立即就寢。

那年冬間哥爾麥克夫婦和其他華盛頓人禦寒之困難，使我憶起一九三九——四五年歐洲所見的情形。那時和現在一樣，氣候極冷，它似乎與夷平或破壞了幾百萬房屋的戰爭聯合一致，而使燃料成了一種稀罕的無價之寶。

哥爾麥克夫婦並無怨言，其他與我交談的大多數人，亦復如是。例如地洛綿三兄弟，他們年齡很大，但均未娶親，戰前做地氈生意，頗為興盛，現在政府機關服務，職位雖低，但工作很重要。

他們在麥克阿瑟林蔭路的壯麗房屋，被第三顆原子火箭毀滅，同時並炸死了另一個兄弟。這三個倖存的地洛綿，那晚睡在黑人區某屋地下室。這黑人區在半毀之華盛頓西南，以後他們便在那裏住下；但三個人僅有一個吊床，因此他們祇好輪流睡覺。

地洛綿兄弟不能再洗熱水浴，不特燒洗澡水的燃料極難取得，而且自來水亦有限制。有二顆敵火箭落在極靠近華盛頓二個貯水池的地點，一顆落於貯水池路外，一顆落於兵舍附近

。華盛頓自來水於每顆火箭落後之二星期內，不論飲用炊爨或洗滌，概不能用，蓋恐引起輻射病。

後來自來水宣佈無害。但兩個貯水池的抽水站，亦被火箭破壞，而且摧毀了幾哩長的水管，這些非到戰後不能完全恢復，因此首都有的地區，仍無自來水，有的地區，僅上下午放水一次。

水的缺乏，而且肥皂甚少，形成嚴重的衛生問題，哥倫比亞區衛生人員，對此極為關心。芬斯登博士宣佈：『我不想今天，竟會及身見到美國以衛生設備缺乏，而有立即發生瘟疫之可能，如痢疾，傷寒，斑疹傷寒等；現在確威脅着我們。此等病因，不是僅由於人民清潔程度不得已的降低，而且溝渠污物，亦極有關係。處置溝渠污物，第一要有充分的水。』

『我想祇須有充分疫苗，自然無事，化學防腐劑及殺蟲劑，均可利用。假使這些藥品一旦告罄，則後患不堪設想。除敵散佈之猩紅熱及任何其他瘟疫外，在我們知道之前，或已發生了半打的傳染病。』

內外提防無限威脅之傳染病，乃最艱苦之華盛頓生活之一，甚至喝一杯水的簡單舉動，也會令人想起這種威脅。蘇聯現在雖尚未使用純粹細菌毒素——如臘腸桿菌祕製之毒素——為武器，但時有採用之可能。此種毒物，可由自來水傳播，因此所有自來水，均用一種反作用之酵素妥為消毒，其氣味特別惡劣。

為防敵撒播空氣傳染病如「蘇聯的流行性感冒」，每人必須戴防毒和防微生物的面具。

這樣東西累贅討厭，但不可或少，它是陸軍部製的，分發全市居民。華盛頓憲兵對於未戴此項面具者之干涉，其嚴厲和昔日華盛頓警察干涉忽視交通規則者一樣。

不僅這樣，每月還要注射一二次，有時三次，以防平常疾病及已用作武器之傳染病。凡在政府的大機關工作者，由衛生署派看護前來注射；其他必須赴附近診所，排隊等候，輪流注射。

那時華盛頓等候的行列甚多，因此出租摺椅的生意，應時而興。診所，郵局，口糧登記處，凡是要等候的地方，時有三兩個男女攜椅出租。那些椅子都是手工製的，多半是獨腳凳一類，其式樣有似昔日英國賽馬場所用者。我不知道他們從那裏獲得製椅的材料，而且各人全部時間，想必都有重要工作，又那裏得有製椅與攜椅出租的時間。但是他們確製椅出租了，而且往往得到很好的收入。

華盛頓絕大多數市民，雖無可非議；但像那種及比較更壞的行爲，並非沒有。我遇見黑市不止一次，它足以代表全美國，把稀罕物資轉作不正當使用。

我抵華盛頓的當天早上，曾訪問某文機關主管——名字恕不宣佈——他給我一支紙烟，我見烟包上蓋有軍用印戳。

我很奇怪的問他：『你要那些紙煙做什麼？』

『這些？呵！本市的人有一半抽軍用紙烟的，你想要一點嗎？』

『是的』，我說，我很想知道究竟什麼情形。

他說華盛頓的人大半都是抽非法取得之軍用紙烟，這當然是張大其詞，能夠得到的，究竟不多；但必有組織嚴密之非法紙烟營業，是不成問題的。

我與友人約定，於次日午飯後，領我到一家大藥房，它設在西北區第十七街和H街某大廈內。不特沒有配購證准我以二十元購得一匣紙烟，且參觀了該藥房之貨物貯藏室。

貯藏室內最少有四百箱紙烟，許多上面印有軍用字樣，其餘的根本沒有標記。我指一箱沒有標記的紙烟，向該藥房經理說：

『那些紙烟是不是製造商或批發商在你的配購證許可之外給你的？』

『呀！』他笑說：『我的額外紙烟，是來自某處。』

我指着一箱印有軍用字樣的說：『那些是搶劫或偷來經理署的，對不對？』

該經理怒吼：『管你什麼事？』他旋向介紹我的那個人說：『什麼東西你帶來這裏？一個冒充憲兵？』

我以極有禮貌的態度告退，繼續做我訪問華盛頓生活的工作。

我根據上述的事實和其他經驗，可以斷定首都的食物衣着及其他重要供應品，有百分之十流入了黑市。不用說，那些東西最後多半落到很有勢力的不法之徒手裏，他們對同胞無所顧念。日用品不為黑市活動所注意的，唯有汽油，蓋政府准予使用之車數甚少，如用非法取得之汽油行駛，將立被察覺。

下面是若干黑市物品代表價格：糖每磅四元，肥皂每塊二元，奶油每磅九元，燻肉不論

你有無享受的權利，可以六元購到一磅，其他黑市肉價格，照此比例，黑市酒每加倫四十元以上，價格視種類與新舊而有不同，尼龍絲製長統襪每雙售價高至二十五元，尼龍絲係降落傘製造廠轉賣出來的，那些有錢想要這種絲襪的人，不嫌價貴，而且不願會影響許多降落傘之製造，黑市上的男襯衫售價尤高，皮鞋每雙五十元至六十元。

但住在首都及其附近之多數軍民，對於玩黑市這一套，絲毫不懂。在他們，生活便是爲國家忠勤服務；而簡單事物如晴朗日子，或收得丈夫或兒子前方來信，卽足以娛樂。他們一天的生活是：起床，乘機關交通車或目下尙在行駛之少數公共汽車上班，於國民自給食堂進簡樸中餐，固守崗位，工作不懈，耐心排班站候郵件或紙烟配購，回家進簡單晚餐，做雜役如縫補舊衣一類，然後於擁擠和聊蔽風雨之臥室就寢。他們日日如此，生活方式很少改變，亦無怨言。華盛頓正盡它最大能力，其成績確極優良。

洛杉磯和美國其他各城市都是如此。洛杉磯若干主要工業區，雖受了嚴重打擊，但對於軍需生產，仍有顯著貢獻。

洛杉磯有此成績，要歸功於其市民精神。當陸軍部——於原子彈轟炸美國各城市之直後——命令洛杉磯主要工廠遷入地下之際，男女老幼卽熱烈參加工作，開鑿岩洞並將當地工廠遷入高聳之聖額百里爾山中。

洛杉磯大小無數軍火製造廠，自然不能概行遷入極安全之山洞內。有的工廠因不甚重要，或遷入地下工作過於困難，祇能疏散至更遠之內地；又有若干如亨丁敦和威尼斯沙灘油鑛

公司，則必須留在原地工作，純靠戰神和防空隊保護。但主要飛機廠，鍊油廠和機器廠，則均遷至聖額百里爾山底下。

我訪問過兩個祕密的工廠（我自然不能詳細說出確實地點），一個是製造飛機油的接觸化功鍊油廠，其他一個是H-12式噴火飛機廠，這兩個工廠設備之完善，令人可驚。

鍊油廠及其有關設備，計佔五十餘洞。此等岩洞幾完全由堅實的石山鑿成。有供分溜柱用之洞，將原油分成各異部份；有供接觸作用塔用之洞，將原油各異部份，重行製成高度辛烷燃料及機械油；復有若干岩洞，將成品經巧爲偽裝之鐵路及公路駛入地下鍊油廠之油車，迅即運至前方。成品洞與其他各洞間，以一種奇異之油管綫設備連接着。另有若干岩洞，則作辦公室，膳廳及寄宿舍之用。

我對於分溜原油及接觸化功二洞，印象最深。分溜柱及接觸化功塔（依其含義所稱），均爲高聳之建築，如照其通常直立姿勢，其岩洞開鑿，非極深不可，此殊不易辦到。故巧妙地採取橫臥裝置，好似將壺側放，使水不上下沸騰，而由旁邊煮沸。

另有一種不可思議之裝置，就是救火設備。油管綫設計極佳，有一簡單的控制器，可立即停止一切油料流入着火之岩洞；另有一個控制器，截斷空氣供應，並將二氧化碳灌入該洞，於是火焰可於幾秒鐘內撲滅，所以失火的危險，確較普通鍊油廠爲少。

洞內的照明設備，極似天然的太陽光，即使初到地下，亦難分辨究竟是燈光還是太陽光。通風設備亦佳，既能防毒氣，復可防細菌。洞內空氣清新，有若野外。



分組一個工人名羅姆波斯的說：『世界上沒有那個鍊油廠有這樣芳香的氣味。我曾在十幾個鍊油廠工作過，它們概是臭氣薰天；但這個工廠並不臭，在這裏地下空氣，像雛菊一樣香。』

工人和辦事員住在靠近鍊油廠之宿舍洞。他們每四個月有一星期休假，可訪問外面的世界。假滿回來，要經過四日嚴密的衛生檢驗和檢疫，以免將「蘇聯的流行性感胃」或其他敵人所佈病菌，帶入洞入。

鍊油廠與一般化學廠一樣，無須許多工人。故這個地下鍊油廠，其每日燃料出產雖達數萬桶，但工人僅有幾百；而在 T-18 飛機裝配廠之男女工人，則在一八〇〇〇以上，成了一個完全地下城。

T-18 廠包括約一百個岩洞。最大的一個，長二千呎，寬六百呎，為主要裝配部所在，是一個難以置信的地下室。其開鑿所費時間，不到五星期，確為歷史上最偉大之工程成就。

此地下室之底部劃分三部：一為空的裝配架，一為未完成之飛機骨架部，還有一部是已裝配完成之飛機。部份完成之飛機，由高架之運送機運走；其他高架運送機，則由附近岩洞將翼部及其他部份運來。一切工作，均用清潔無聲之電氣為之。該廠有一極大電力廠，其燒油機可消滅自己所發出之烟，故不致暴露工廠所在地點。

工人必須在洞內食宿及消遣其工作餘暇。洞內設備極完善，不僅有膳廳、宿舍，且有電影院、圖書館、體育館、社交會堂、監獄及醫院。醫院具有病床二百，並有精神病房。精神

病房內有八個隔離病室。

我在該廠經過了兩天，次日早晨與精神病主任醫生華爾同進早餐。我很想知道醫學專家對此一萬八千男女工人在地下生活的意見。

『人類是極富於適應性的動物』，華爾博士開始說：『大多數都能適合；但有一部份對於地下生活不能適應，這是事實，我不欲掩飾。因為最強健之男女，均已參加部隊，所以我們沒有最好的人材，都是一班年齡較大的，他們的適應性，當然要差一點。』

『我們想預先將不適應者察出，所以男女工人於入廠工作之前，必須經過精神病與一般衛生檢驗。但你知道那種檢驗，並不完全可靠，有若干不應到地下工作的，我們亦讓他們進來了。』

我問：『你心目中認為不適合的，恰是那種人？』

『除完全精神病者外，我認為大概有兩種人：一種是不能過團體生活的或有破壞團體行為者；一種是不受拘束的。』

『我把好生事和好酒色的人，都歸入第一類，其他一類便是不受拘束的人。為使後者安於工作，我們極力使之愉快健康。我們的伙食，較外面為佳，食品種類既多，而且新鮮』。

我插嘴說：『我見到』。其時我正吞食一塊新鮮蛋，這是我自海外回來以後未曾見過的。

『每人每日均得到太陽燈治療並食維他命丸，恰像潛艇水兵。又對於電影，雖因目下影

片出品甚少，而極感困難，我們仍輪流放映；並舉辦室內運動，講演及跳舞。但我們的設備有限，正如在潛艇上一樣，我們所能辦到的，是有一個限度。」

「最後，一部份人對於沒有一天得到室外活動，沒有隨意來去的自由或真正的退居——偶然幾小時完全孤寂——殊感煩悶。對於這些人，每四個月休假一週，似嫌不夠，他們因工作過勞，以致精神錯亂。」

「另有一種人時常記掛他的家庭。因戰爭對平民的慘酷發展，加之郵件遲滯，常常幾星期不能得到家人信息，所以這些人不免掛念；還有一些人，不時獲得親族死亡消息，對於此種人，沒有什麼辦法可以補救，祇好讓他去。」

不管這些人事的問題，不管靠外界輸入之幾千種零件補給時有不繼，這個工廠仍維持其 P-84 戰鬥機出產之領袖地位，逐星期造出我們防空骨幹之快速重裝甲飛機。

洛杉磯周圍其他地下工廠和那些留置地面困難顯然更大的工廠，均是這樣；又我所訪問之其他城市軍火工廠，亦復如此。不是戰爭使城市遭到重大的物質損害和人員傷亡，則一切生產，或已超出了一九四四—四五年記錄許多倍。雖然，美國於極大困難之下，其工廠經營與工人之成績，仍極優良，使國家得以繼續作戰。

## 第十一章 殖民地時代之結束

除麥曼斯克戰役時期外，在戰爭初期之三年中，蘇聯最高統帥部視英國為次要敵人。投於英倫三島之原子彈僅有十一顆，經常所用者，均為普通炸彈，其目的不過在牽制英國大部防禦力量。蘇聯顯然着重於集中全力對付美國，因我們的前哨尚在蘇聯領土。但自我軍由黑海撤退之後，敵人此種戰略，似已全部重加檢討。

在一九五三年最初的數週內，另有一種發展，使蘇聯軍事計劃轉向大不列顛，這就是白沙研究與試驗另一種火箭之成功。此火箭能自英格蘭和蘇格蘭基地，襲擊蘇聯城市。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際，大家認為下次戰爭——即此次戰爭——自始或將採用遠程火箭。許多人希冀能自德國利害的 V-2 型飛彈改良，而得到一種火箭，可自美國大陸基地，以每小時三千哩速度，準確地飛至蘇聯。

蘇聯雖於開戰之初，曾有效地使用一種三百哩射程之火箭；但就我們所知，像一般所希望的遠射程火箭，殊難實現。

迨戰爭差不多經過了三年之後，始發明「克姆林特快車」。它是一種怪物，長一一呎，頭部裝有原子炸藥，其構造情形，尚守秘密，未能發表。「克姆林特快車」具有一五〇〇哩射程，可自蘇格蘭射至蘇聯西北；自英格蘭射至西烏克蘭；自土耳其射至烏拉爾。

英倫三島，土耳其，日本和亞拉斯加，均設有「克姆林特快車」基地，平均每日計有此

項威力強大的新式火箭一枚，自英國基地射出，敵參謀部所以決定用全力攻英，似乎就是爲了這個原因。

最初徵象發現於空中，即襲擊美國的原子彈減少了。我們有幾個星期，以爲蘇聯製造原子彈物質，或已告罄；但實在情形，以後纔明白，蘇聯是在節省原子彈，以供六月間大舉攻英之用。

在春季開始的數週，復發生另一種徵象，即英倫三島周圍海上潛艇襲擊船舶次數，極見增多。到了五月我飛抵倫敦時，英國海口進出的船隻，平均每四艘中，有一艘被擊沉。

我抵英國數日後，即會見漢普頓蘇特海軍上將，他是英國反潛艇防禦指揮官，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任駐華盛頓海軍副武官時，我使他認識。他面現愁容承認：

『我不知怎樣纔能制止蘇聯潛艇活動，這正像一九一七及一九四二年，潛艇又非我們所能防禦的了。』

我插言：『上將！我想一九五〇—五一年我們的防禦，已勝過潛艇。』

『恐怕不是永久可以保持。上次戰爭快要結束之前，德國潛艇便有若干改進，如螺旋式呼吸管，過氧化氫引擎，加強壓力的艙體與其他半打的小配件，使潛艇能停留於非常深水下。對於具有這些裝備的潛艇，我們沒有完全有效的防禦法：就是磁性空中探測器，亦常難發現此深藏水底之潛艇。如果德國人早一年有了這種潛艇，希特勒或許可以戰勝。』

我問：『蘇聯是否有了這種潛艇？』

「不幸他們有了那種潛艇及若干其他的如磁性感應魚雷一類。具有這種裝置的潛艇，可自較磁性探測器所能探測之更深水底，襲擊船舶。」

「現在蘇聯已有了運用此項新潛艇的戰術——一九五〇—五一年我們防禦勝過了他們的潛艇時，他們並無適當戰術——我們的損失繼續的增大，沒有什麼辦法可想。在我國海內的蘇聯潛艇，逐日加多，它們是由各處調集來的。」

蕭特上將的悽慘預言，不久便即實現。幾星期後，英國海中船舶損失率，達到每週五十萬噸。

然後於六月二十七日開始其早經預備的攻擊。這是最集中最猛烈的攻擊，人類未曾見過的，各種空中兵器都用到——原子彈，頭部裝有原子炸藥的火箭，猛烈爆炸的火箭及炸彈。我們對蘇聯亦嘗使用大量的彈藥；但我們的火力，是散佈於蘇聯廣大地區，它較英倫三島要大七十九倍。蘇聯的攻擊，乃集中於一個較小的地區。在這種攻擊之下的人，除了那些像我自己深藏於地下室，或躲在鄉下者，絕無倖存希望。

蘇聯政府並於攻擊開始的第二日，發動了一種政治攻勢，對英國人民發出宣言。

其宣言稱：「蘇聯政府無意再攻擊大不列顛之城市與人民，而嘗願獲得英國人民之友誼。凡潔身自愛，未與強盜之美國合作者，其所組織之任何英國政府，我國均樂意與之言和。」

英國人並未受其欺騙，他們完全知道「和平」就是投降；他們亦明瞭投降蘇聯的後果。

但以時刻的空襲，死傷慘重，防禦組織完全崩潰，城市於較一九四〇年閃擊大過數百倍之攻擊下，在白熱的塵霧中化所烏有，由是蘇聯的宣言開始生效，英國人民著手接受蘇方條件，藉以遏止無窮的彈雨和死傷，蓋捨完全滅亡外，更無其他辦法。

我眼見這幕悲劇的演出，其時在英國的美軍不多，不足以實際援助；而美國本身亦不能有所作為。

到了七月三日工黨左派發起和平運動。此派自始即反對英國加入戰爭，於是立即獲得人民擁護，數百萬工人於敵猛攻之下，實行罷工。此次總罷工，初僅係示威運動，其後各地人民，開始要求接受敵人條件。政府對此運動，無力制止。

英國首相班漢於蘇軍攻擊之第十一日，往見駐英美軍指揮官李莉將軍，詢問在七日之內美國究能給英多少援助；實則班漢不待這個誠實的美國將領開言，便已知道答案。

『先生，不能超過已經給予你們的援助。』

班漢內閣於是開始考慮其他一切可能辦法，並為此開了竟日的會議，熱烈討論。有一部份人提議，主要人員撤往加拿大，將英國委之於保管的政府之手，俾得與蘇聯談判可能的條件。但許多人撤退，實不可能，英倫三島已成了一個陷阱，它周圍的海，原是它兩千年來的掩壕，在今日航空時代，則變成了慘酷的牢城，那天晚上內閣以一票之差，決議請蘇聯提出和平條件。

蘇聯的答復是：『與美國合作者無和平可言。』班漢內閣明瞭英國對美之義務，乃考慮

可能的行徑；但處此悲慘情形之下，舍辭職外，更無他途。旋有一左派內閣出現，向蘇請求停戰；此內閣以哥爾發克斯爲首。

新的戰鬥英國，已成過去，此非常悲劇，於慘無可慘之情境中結束了，這是任何民族所難忍受的。

悲劇終了至速，使我們無法考慮撤退我方軍隊，僅少數參謀人員得以撤離。我僥倖於班漢政府垮台的前一日，與一位空軍補給處長密勒少將，擠上了一架飛機，離開英國。

英國新內閣接受蘇聯條件的反響，便是立即嚴格履行。我們不該與一個世界主要殖民地國家，聯合作戰。英帝國早已潛伏了有力的反動潮流；此種潮流在過去數十年中，時起時落，這一九五三年七月九日，卒至一發不可收拾。因英國中心之英倫三島既去，四百年之光榮英帝國——自羅馬以來最強盛之帝國——遂宣告解體。

蘇聯迅即以英帝國之解體，作政治之利用。莫斯科廣播大吹大擂，謂蘇聯許多公告，均係對各殖民地民族友好的表現，並促其立即爭取獨立。

但各殖民地人民，並無須外界鼓勵。結束不合時宜之殖民地制度，擺脫歐洲人的羈絆之時機，現已成熟，所有殖民地，均把握着這種機會，因此反叛的潮流，蔓延至英帝國以外。殖民地人民的反叛，對於我們亦不無影響，這是不容諱言的，排除白人運動，似有立即實現的危險。但那些對於我們最關重要的地方如加拿大、澳洲、新西蘭、菲律賓及中美，仍與我們密切聯合；其他重要地方，亦對美開放。就一切情形而論，我們在一九五三年全球震



盪的事變中，得以逃脫，極堪慶幸。

其最嚴重的直接結果，爲印度之變。他們對英國人立即發生公開的叛亂，英美軍隊被迫撤離印北，並在一個月內，僅保有沿南半島一狹窄地區。那顆昔日所謂「皇冠上最光輝的寶石」，不能再作空中攻擊蘇聯中亞細亞的有效基地，或鈦的來源，以供聯合國製造原子彈之用。

緬甸，馬來亞於其政府得勢之後，立即完全取銷英國統治權，荷蘭亦喪失了在印度尼亞最後的權力，越南脫離了法國的羈絆。就是亞拉伯國家，他們對英蘇原是一樣的憎惡，也把歐洲威信的旗號扯下，且將在近東和中東許多立足點的英國人逐出了。

經數星期談判之後，緬甸和馬來亞的新政府，容許我們撤退英美軍隊；但我們對越南和印度尼西亞的交涉，則殊不順利。我們在那裏的軍隊——主要爲空運部隊及其類似的——雖已奉命不打新政府軍，然仍被繼續扣留。

有某一時期，亞拉伯各地的反英和反歐洲人的運動，似乎將使美國在土耳其與近東和中東之地位，不能保持；而對美國海外部隊極關重要之亞拉伯大油田——伊朗及伊拉克——亦似有拒絕我們的趨勢；但此等回教新國民政府，卒允繼續油的供應，並開放我們的補給路線，其唯一條件，就是所有英國人員，必須換用美國人。

這個不安的傳染熱病，亦傳入了我們自己的半球。英國滅亡之二星期後，阿根廷政府便提出通牒，宣佈不再受一九四九年西半球防守公約束縛，並稱此後阿根廷將採取「保護阿國

與南美利益所需之行動，而不受一九四九年條約的約束。」

巴西總統嘉明灑於其對國人之宣言中稱：巴西相信「關於將來政治事件，她現有完全自由之行動。」在兩個月內，烏拉圭、智利及波利維亞之新政府，均已得勢。這些政府雖未宣佈任何政策，但大家都明白他們已準備與蘇聯建立「友好關係」。

這些發展對於我們與南美貿易關係，並無若何妨害，重要原料與製成品，繼續向北流入美國；但將來防禦西半球的軍事行動，我們不能倚賴南美的鄰邦，他們在軍事上及政治上的行動，將完全以其本身直接利益為基礎而決定之。

英國滅亡後最悲慘的事變，為南非約翰尼斯堡鑛工暴動。發生暴動時，我並不在該處，下面的記載是採自北美廣播公司南非通訊記者威廉士的報告：

英國退出戰爭的次日，美國財政部即停購黃金，結果七千哩外之南非產金丘地——世界第三黃金產地——各大金鑛，均告停工，四十萬土著鑛工，無工可做。這些鑛工代表南非聯邦所有各大部落的人。

鑛工被禁閉在若干有牆的圍場內。那些圍場是他們在鑛內工作時被迫所住的地方。金鑛公司拒付他們回家的工資，亦不照招收土人來鑛工作的契約，發給回家旅費。公司希望美國繼續購買黃金，並想保全其工作力量，如果工人解散，再行召集，殊為困難；因工作甚苦，待遇復低，每日要工作十一小時，每週六日，每小時工資僅九分，所以凡是到過那裏工作的土人，很少願意回鑛，祇有那些土人因南非政府所給他們的田地甚為貧瘠，無法生活的，才

去應募。

因此該鑛公司想把工人留住，不肯放走。工人初尚安靜，但二星期後，暴動便爆發了。暴動的爆發，是由約翰尼斯堡郊外某鑛工示威運動所引起的。他們衝出圍場，走到該鑛監督辦公室，憤怒地要求回家工資及旅費，某管理員見此情形，大起恐慌，急召公司中的警察，驅散羣衆，工人不肯退去，並開始包圍警察。其時有兩個警察腦筋糊塗，不向示威者頭上鳴槍，竟直射羣衆，致擊倒了三個工頭。

羣衆因此極爲憤怒，開始襲擊警察並將其擊敗，攻佔該鑛辦公處，且放火焚燒。工人經少數領袖之鼓勵，各以工鑛爆炸物，開鑛工具、刀、石及任何所能覓得之物爲武器，並開始向其他附近工鑛進發，他們一心想把拘于其他圍場的土人釋放，以增厚其劫掠約翰尼斯堡的勢力。

一個半鐘頭之內，約翰尼斯堡城裏，便有了五萬鑛工的大暴民羣，而且每一分鐘都有幾千土人參加，其勢力愈見增大，約翰尼斯堡的交易所及市政廳，均被爆炸和射擊。暴動的工人，認交易所爲可惡的金鑛公司之表徵，遇白種人，即用石塊棍棒擊死，情勢極爲嚴重，即約翰尼斯堡配備有機槍的警察，亦毫無辦法，城中的英國和普爾居民，都躲在辦公的建築物內或逃走。

當日下午約翰尼斯堡市長籲請拉赤曼上校協助。拉氏乃離城六哩之美國空運基地之負責人，他僅有士兵二百，但他立即派了兩排人，予以可能之援助，尤其是幫爲救護陷於孤立之

約翰尼斯堡人。

這兩排人一進城，便與暴動民衆發生衝突。此時土人已有手槍和步槍，此等槍械，乃奪自警察的，於是雙方互相射擊。

但到達距市政廳廣場一哩之處，即被憤怒的羣衆阻止。指揮這兩排人的夸特拉中尉，見不能再進，遂令部隊退回機場；但羣衆不讓其離去，必須惡戰苦鬥，方能退回。

我軍無限制的以手提機槍射擊，打開一條退路；但瘋狂的暴民，緊追不捨，美兵十六名被步槍射死，另有兩打被磚石擊斃，中途有兩座橋亦被炸毀，使該軍不得不作長途冒險的迂迴。

迨該部隊到達機場附近時，拉赤曼上校立派一留守排前往掩護夸特拉退回。不幸該排並非受過戰鬥訓練的士兵，他們是機械兵，貨物管理員及一般空軍人員湊合而成的，結果因展開錯誤，致演成大禍。

該排橫列於主要路上，企圖以直接射擊，阻止暴民前進；但以衆寡懸殊——五百對一——不特未能將暴民阻遏，且使之更爲憤怒，土人好像患了歇私的里亞病，猛烈「衝鋒」，踏着他們自己的死屍，掃蕩阻止他們的那排士兵，並突過機場入口處之衛兵哨所，且將其打得粉碎。

拉赤曼上校除將所有人員撤至機場另一邊之格納庫外，無其他辦法，因那裏易於防禦。在其後一小時內，那些暴民破壞了美國價值四百萬元之寶貴裝具和補給品，三個貨物棚

及其中貨物，一個格納庫，兩架停在機場之飛機，兩輛汽油卡車及其他裝有寶貴器材之車輛，均被焚毀。

但那不過是我們損失中之一小部份。土人此次反叛，原以英國人和普爾人爲主要對象，我們因派兵入城，故被牽入，結果土人心中——實則其他殖民地人民心中亦復如此——認我們爲往時英國殖民地制度之贊助者；幸得以後派往鎮壓叛亂的海軍，並無美國人參加，否則更要被他們誤會，而蒙更大損失。三日後秩序旋即恢復，「約翰尼斯堡之役」，遂告結束。

## 第十二章 恐怖之潘多拉箱

一九五三年夏騷動事件——英國滅亡與英帝國崩潰——發生的時候，對於戰爭情勢，雖無明顯的改變；但自此以後，雙方陸海軍並無重要戰鬥。

美蘇兩國陸海軍，再不在彼此易於到達的範圍內對峙。戰爭初期我軍所佔領之若干蘇聯小地區——但在戰略上很重要——已被其奪回。蘇聯已鞏固其對東南歐的控制，並戰勝了英倫三島。

美國最接近蘇聯的基地，現在亞拉斯加、日本、近東及中東。蘇聯軍隊不論到亞拉斯加或日本，都要過海，這些海是在我方堅固控制之下，不易通過；如到近東和中東，則蘇聯非把已經摧毀之南烏克蘭和高加索，重新建設不可。

但這是一九五三年的蘇聯不能辦到的。其主要工業中心，最大的軍需工廠和鐵路，已為三年餘之嚴重空襲所粉碎。在這幾年中，美國的強烈爆炸彈，燒夷彈和原子彈的投擲，雖間或鬆弛，但向來沒有停止過。加之蘇聯微少的蓄積力，終於征服英國完全用盡，因此紅軍僅能擾亂，而不能對亞拉斯加，日本及利凡得真正進攻。

但我方亦不能由這些前哨地進攻蘇聯，雙方都受了戰略地理的限制；因南烏克蘭與高加索之毀滅，既阻止了蘇聯對土耳其之進攻，同樣的也妨礙了美國的前進；加之土耳其及我方

其他基地與美國大陸之遠隔，使我軍問題，更爲複雜。我方於一九五三年再沒有許多船舶，以備如此遼遠之攻擊；而橫渡大西洋直接攻擊蘇聯保有之歐洲，更談不到。

因此美蘇雙方均未計劃作舊式的軍事行動，唯集中注意於生物學兵器，蓋此等兵器之易於製造與使用，非通常之陸海空兵器所可比擬。

我們現在確已開始一種新的戰爭，雙方繼續以自行繁殖之農作物毀滅劑，互相攻擊。蘇聯播散於我國田園內之葉澀病，黑穗病及腐蝕細菌，我方亦用之以佈散於他們田園內。

此外細菌兵器，更有其重要性。本年秋季我方曾以一種流行性感冒病菌，散佈於蘇聯。此項病菌與蘇聯用以攻擊我們的相同；惟其人口較我國分散，故對於他們的打擊，可能沒有很大的效力。

但我方另有其他兵器，並已開始使用。第一種就是難治的毒瘤菌，這是我方戰時實驗室培製的。科學家於戰爭前幾年，由鳥獸身上發現若干種毒瘤，似由病菌傳染而成，後經詳細研究，表明對於某種毒瘤，並非普通殺菌法所可生效。

此種病菌適於人類寄生，在一九五四年元月目前不久，即被採用以攻蘇聯，其打擊的效力，究竟如何，尙難判定。我們知道蘇聯在戰前，曾做過不少的毒瘤試驗工作，而且在若干方面，很有進步；但我們有理由可以確信他們對於此種病菌毒瘤，並無研究，因其大部份工作，在尋求普通毒瘤腫瘍的治療方法。

此難治的毒瘤，無疑的必可予敵以重創，或較蘇聯兩個月後反攻我們的更甚。

蘇聯新的生物學兵器，爲小兒麻痺症的傳染病。此病曾引起重大死傷，至仲夏始被撲滅，幸得我國醫界治法高明，否則死傷當更重大。

我本人於敵使用此項病菌之初，即被傳染，其時我在亞特蘭大，旋被送至巴蘭廷陸軍總醫院，住院五星期，始告痊愈。我很幸運並沒有殘廢。

小兒麻痺症通常診斷極慢，常以治療過遲，以致死亡或殘廢。但在巴蘭廷總醫院，我們的病症，一日之內便診斷清楚，並即注射「費拉斯丁」，使破壞神經系之細菌傳染病——如小兒麻痺症和腦炎症象減輕，三日之內即開始用加熱包紮，按摩及其他器材治療。那些軍醫和看護應用此法，使絕大多數病人，免去了病愈之後，變成殘廢。

該院新的治療器材中，有一種設計巧妙的綜合橡皮呼吸夾克，用於有呼吸困難現象之病人，由各病房之中央壓縮機，經軟橡皮管將空氣抽入各夾克，使胸部輪流脹縮，由是呼吸運動隨之仿效，而免去患病的胸部肌肉緊張。

嘉爾特上尉醫官說：『那個夾克是天賜的，我們把它當「鐵肺」，用以治療胸部完全癱瘓的病人，不特比「鐵肺」方便——病人可坐起在床上或椅上，並可稍稍活動——而且現在那有許多鋼來製造舊式「鐵肺」；因每個「鐵肺」差不多需一噸鋼。我們的病人需要機械幫助呼吸的甚多，如果沒有這種橡皮夾克，那真糟了。』

雖然，仍有成千累萬的悲慘病人，卒至部份的或整個癱瘓了。在亞特蘭大那裏，此病特別嚴重，全城到處，可以看見患過此病的人，各街上盡是跛子。因患者太多，故將亞特蘭大



郊外的亨利大學十一幢主要建築物，概改爲重症特別治療站。

因傳染小兒麻痺症立即死亡的甚少；但此病蔓延至廣，全國各地均受其害，至夏季始將其撲滅，其時陸海軍與全國衛生署聯合組織之小兒麻痺症委員會，發現一種免疫苗，全國男女及小孩，均以此苗接種。

然而攻擊兵器一旦發現失效，則人們必設法創製其他更具有破壞性更恐怖者以代之，這是一切戰爭的定形，而不能變易的。

小兒麻痺症過後，雙方復用輻射煙塵。此煙塵亦如原子彈，由輻射病以致人傷亡，凡是被原子彈轟炸過的城市，沒有人不熟悉此種怪病。此外該煙塵復可引起孕婦流產，使男女永無生育，並使後裔變成畸形，由子傳孫，孫傳曾孫。輻射煙塵打開了遺傳的「潘多拉」箱，（譯註：羅馬神話：古羅馬主神宙必特怒人類盜火，遣美女潘多拉下凡降禍，當時神賜一箱，中藏各種惡害，播散人間，使人類受苦。）現在把它當一種兵器使用，將來結果如何，誰都不知道。

本年秋季間最初採用此項兵器時，許多人質問，爲何不早使用？這個答復很簡單，就是雙方都不願負發動此種非常戰爭的責任，而且雙方都懼報復。我們爲了人道起見，渴望避免使用；因此種煙塵，不僅毒害現在，且可遺禍將來；不特毀滅現世之人，且可戕害尚未出生之後代。

我方輻射煙塵製造的經歷，尙守祕密，我們對此方面的報導，概被新聞檢查員一筆勾銷

，其製造原料及撒佈方法，蘇聯或許尚不知道。

蘇聯首次採用輻射烟塵攻擊，是在一九五四年十月間，由特別裝置之潛艇於大西洋海岸城市外，施放了三陣濃密而利害的烟塵，敵利用那時海面徐進的風，將此烟塵吹向岸上。

惟此項烟塵尚未到達其目標——新倫敦，康內提克脫，紐約市及納福克，勿爾吉尼亞——即被配有「蓋格慕勒」輻射測量器之警戒哨探悉，並決定其性質。然此對於那些並未在防毒及防輻射能建築物內居住或工作的目標區人民，亦無法防護。他們祇能在可以覓得的掩蔽處躲避，並希望此項烟塵不吹到他們那裏；即或吹來，希望極其稀薄，不致真正為害。此種情形，也是常有的，而且，我們多半都是因此得免於害；但是未能躲脫的，為數極多，因為小建築物的牆垣，實不能關防該烟塵所發出的像X光之輻射之透入，無玻璃窗的建築物，亦不能避免烟塵份子之侵入。

此次輻射能攻擊的最初效力，至次日該濃密的沿地面吹來的烟塵到達目標之後始顯出。其時雖是秋末，但在工作的地方和街上，忽見許多人似乎剛從沙灘逗留回來，其皮膚變赤，好像曬黑的，這是皮膚變紅的特徵，或醫生所稱之潮紅斑，此乃被輻射能灼傷的第一個徵候。

有若干被害者因中毒不深，在一二星期內便已復元。有的因被輻射襲擊很利害，結果症象嚴重無比，被害者變為貧血，不思飲食——他們胃內確不能存留任何食物——掉髮，並生深紅色皮膚膿疱；此種膿疱即表示血管破壞，血由循環系統漏洩。

尤爲不幸的，爲那些偶然將此種烟塵吸入肺內者，致使其肺潰瘍。被害者在病中或將死的數星期內，最爲痛苦，每一呼吸，均極困難。

我們的醫生對於那些中輻射能的病人，除盡量使之舒適外，比較無甚辦法，唯一的治療，就是使病人得到充分休息，優美食物及周到的看護；但在一九五四——五五年的美國，這些都是難以辦到的。

最後把一種醫治輻射潰瘍的舊法——數十年前最初用於醫治X光灼傷的方法——拿來應用。奇怪得很，這個藥方也是輻射能，即另一種極微弱的初射劑。強烈的輻射劑，可灼傷，破壞及致人於死；而微弱的初射劑，則可鼓勵新細胞的生長，及促使痊癒。

戰前醫生用以治輻射潰瘍的，是一種由鐳的自然誘導製成的藥膏。我們現在用以治肺灼傷的，有一種特製的氮與氧呼吸混合劑。對於其他灼傷，則有新的初射藥方。此藥方較昔日之藥膏，易於使用且更耐久。初射劑救了千萬人的生命，並使千萬人迅速復原；否則他們經過幾月或幾年的灼傷，非殘廢不可。

其他一種輻射烟塵的效力，復於五個月前開始感覺。忽然之間，於暴露場所流產之人數極多，孕婦小產之百分率增大。不足七個月小產的嬰兒，多半死亡。

小產率增高，僅係輻射對整個生殖機能之嚴重影響之一種表現。民衆中輻射毒之效驗，將見於五代或十代——一百年至二百年——的子孫。

關於此事我曾訪問全國衛生署長克蘭，我發覺他此時較「蘇聯的流行性感冒」傳染病猖

滅之際，更爲煩悶。

他宣佈：『輻射烟塵無疑的將使男女廣泛的絕嗣，其效果現在當然無法證明或預測，祇有將來十年或二十年後，方能見到，無後嗣的夫婦增多，出生率減低。』

『根據我們過去對於使試驗動物之絕嗣，及人類偶然暴露於X光，以致絕嗣的經驗，我可以說，絕嗣的人民百分比，可能高至百分之十或十五；無子息的夫婦比例數，還要更大，雙方有一人缺乏生殖力，便可使這對夫妻絕嗣。』

『我不知道出生率之低落，要若干年月方可恢復，我想最少要有幾代。』

『我更怕輻射引起遺傳的變化。你知道輻射可使遺傳變種。所謂遺傳，就是父母的性格由精液與卵球內部之小細胞，傳之子女，使子女肖其父母。』

『動物和植物及人類，常發生此項變種。它們對於進化，具有決定性作用。在自然界，變種大概由於宇宙光或由鈾及其他輻射物質所現的微小輻射量而引起的。』

『在實驗室中，以輻射使變種迅速，乃實驗遺傳學者和我們所知道的。一九二五年得克薩斯大學教授慕勒發現，將多產的蠅暴露於X光，可使之時常變種。後來其他科學家，復發現X光對於一切植物和動物，均有這種效力。人類暴露於輻射，一定會發生同樣的結果，這是毫無疑義的。』

『這是一種可怕的危險。我們雖能預言輻射將發生若干遺傳的變化，但我們無法預知將發生何種變化，這種變化可能是好的，使人類變得更強健更聰明，但亦可能使人變成畸形極

可怕的样子。這不是我們所能爲力的，祇好悉聽造化。

『而且我們知道，遺傳的畸形，確能變成可怕的样子。我曾見輻射實驗室的鼠，其遺傳經變換者，其所生小鼠的腦，長在頭蓋外。

『想到將來的事情，全身都要發抖；但我們非經過相當長久時間，是不會知道的。變種通常都在兩三代後，方能實現；若干變化，非至第五代，甚或第十代後，始能表現。人類現正與其遺傳性作惡劇，將來要發生什麼結果，不敢說定』。

## 結 言

這是截至現在止戰事的經過，內容殊不完備；這不是一本歷史，僅係個人的經歷，加上事實的背景而撰成之報告。

然就某一點而言，它是大家的戰爭經歷；如果你認為那是過甚其詞，那末讓我來解釋：凡這次戰爭所發生的事，我們大家差不多都遭遇到，有的於加利福尼亞遇着，有的於明尼蘇達遇着，還有的在亞拉巴馬，紐折爾西，密西西比，馬薩諸塞，俄亥俄及新墨西哥遇着。

大家的遭遇並不相同；即使遭遇相同，而各人遭遇的方式，亦不盡同。戰爭面目，千變萬化，各人所見不同，各人有各人的經驗；而戰爭所帶給大家的，確有一種共同禮物，即痛苦與損失，那是我們大家所共有的，大家都知道。

我們已共同戰勝了我們的悲慘境遇。雖此次戰爭開始時，與我們共患難的三千五百萬人，已不再與我們並肩作戰；我們倖存的，雖必須照顧另外三千五百萬傷病或殘廢的人，但我們仍繼續向前努力。

我們多數的城市，雖已遭破壞，我們仍繼續居住；我們多數家庭生活，雖被戰爭剝奪，我們的家屋，雖有五分之一被戰爭破壞或摧毀了；但我們仍繼續愛護我們的家。

我們的大工業設備，大工廠，大造船廠，損失了一千以上。重要的鐵路線，目下僅有幾條具有戰前的效能。戰前的航空站，現在沒有一個未受損害。多數公路，百孔千瘡，傷痕

壘壘。

這些是我們自己經驗的統計，你閱了這些統計，就知道我們所受的痛苦和工作情形，也就會想到你們的父母兄弟妻子兒女的困厄；因為大家所受戰爭磨折是一致的，他人的經驗，應該就是你自己的經驗；知道他人的遭遇，便能增加你自己的經驗，並使你對自己的經驗知道得更清楚。

我們現在要回顧過去，展望將來。你已知政府已擬定了五年作戰計劃。這計劃昭示你將來的任務，較過去為多，這就是在那個時期中的生活一覽表。

現在把這戰爭的經過告訴你，由是你對於那個計劃，可以更明瞭而努力參加工作。我們雖為勝利與和平繼續努力奮鬥，然我們知道這個世界，已較歷史上任何相同之短促年月，改變得更快更利害。我們知道到了世界再進于和平之後，我們將發現各地都是戰爭的創痕。

我們將發現其他城市之支離破碎，亦若我們自己的或較我們自己的更甚；以前世界肥沃的地方，亦極似我們自己的，已成了荒蕪不毛之區。我們的面前，有一偉大工作而為人類向未曾担負的，即文明世界之重建。因為除了歐洲的若干城市，世界各大都市，多半已被破壞；而且歐洲前次戰爭的破壞，尙待我們去重建。

我們知道將來的世界，是需要我們作最大的努力，使之回復舊觀。戰爭是否將再延長一年或兩年？是否將如我們政府所宣佈之作戰計劃，需要整個五年？

## 未來世界大戰之想像

一二四

時間不論久暫，這個計劃一定要實行；戰爭不論何時結束，我們必須繼續努力工作，繼續鼓起勇氣，俾能生存於未來的世界。

世界真實情形，我們現已知道清楚。我們不論在戰時或平時，此後生活一定艱難困苦，是我們命中注定的，我們必須以過去的勇氣，去迎接它。

我們不能以為我們已有了不少貢獻，我們還要繼續奮鬥，繼續流血和流汗。（完）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

# 未來世界大戰之想像

編譯者 丁 伯

審定者 吳 石 許高

出版者 國防部

印刷者 大明印書館

美國  
畢恩格勒  
原著

國防部史政局編譯